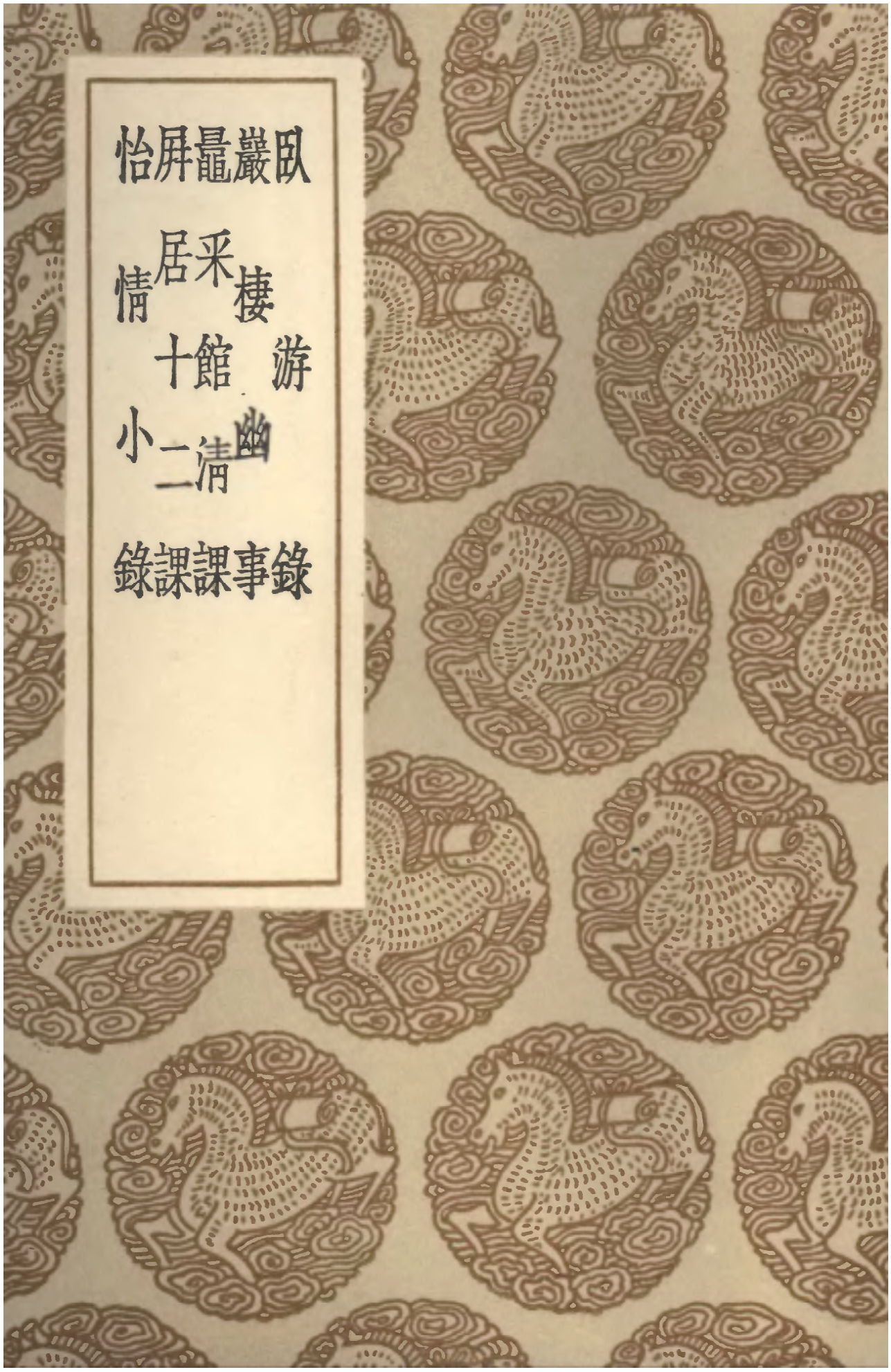

臥巖龜屏怡
棲采居
游館十
幽清一
錄事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臥遊錄

呂祖謙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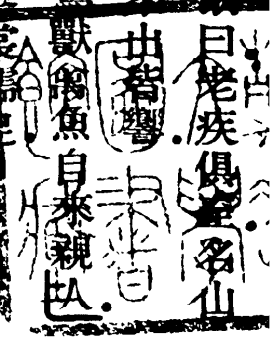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及寶顏堂祕笈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四庫提要云全書四十五則顧氏寶顏兩本與提要合金華本前二十一則與顧氏寶顏兩本同二十二條以下則大異故據顧氏本排印並錄金華本第二十二條以下異文

臥游錄敘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臥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有感於宗少文臥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臥游錄非直以爲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銜時初授亳州明道宮謙沖眞源恍然在目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兗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臥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臥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臥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郭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顚末深源曩侍大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尙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臥游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有尙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閒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陵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寢臥此山。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

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浩然。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

太傅曰。卿屈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輿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堂。往別屋。見季胤半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謔。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尓時風範。不得不少頓。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問之。佐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裴令公目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屈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穀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

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弱。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鄴西。手獲獐鹿九。狐兔三十。

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魚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凄風微雨。遂御袷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言。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眞可爲惕然也。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粮。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之者。不免瘴。吳遠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熱嗽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游煨芋兩枚。見啖甚美。乃爲書此帖。

久在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一箇沒興底張鎬相公。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

肩輿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勤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張氏自其伯父殿中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

今日遊白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父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父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燠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見舟及武昌步乃還尒。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而後期未可必。感物愴然。有不勝懷者。

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笑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

如鍾皷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石鐘山。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豪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役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皷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余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晦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

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刀倒植。葱倩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孟嘉字萬年爲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輿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受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廷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鴈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菜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窄。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剛介自守。兄弟五人。望出繼伯父後。盥仲觀粹中亘元邈。皆有氣節。博學能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與崔鶚德荷。陳恬叔易爲友。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搉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　前輩賢者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幸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

附金華叢書本胡鳳丹序及謝安寓居會稽以下異文

重刻臥游錄序

金華呂成公。爲一代儒宗。昭然史册。其生平所撰述。皆有功於人心世道之文。非是則不作。區區風月之樂。山水之娛。烏足以勞先生之筆記哉。臥游錄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伏讀四庫書目載。書凡四十五則。前二十一則。全錄劉義慶世說新語。次十八則。全錄蘇軾雜著及陶潛集。惟後二則。不知爲誰語。其言參差不倫。了無取義。成公必不如是之陋。此本殆明人依託云云。竊思臥遊云者。謂咫尺具岡巒之勢。枕簟有濠梁之觀。不必躡屐扶笻。梯山釣水也。是書雜引遺事前言。不以類別。不以世次。而尋繹一過。胸次灑然。如置身於舞雩沂水間。油然有樂與人同之致。豈惟是怡悅心目云爾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會心人當不遠耳。然則此一卷者。其成公之雜錄歟。抑明人之依託歟。是固可以不辨。同治九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峯谷。悠然歎曰。此亦去伯夷何遠。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而實有濟勝之具。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邱壑中。

羊祜與從事鄒潤甫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者多皆湮滅無聞。潤甫對曰。明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衞君長永在坐。曰。此子神精。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衞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

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王濛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王長史常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謝中郎萬。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河。謝曰。故當淵注停著。納而不流。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風吹嘉帽墮落。初不自覺。嘉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

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扳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徽之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張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主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

淵明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

謝靈運好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十數重。莫不盡登躡。嘗著大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

庾詵性託夷簡。時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梁昭明太子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司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袁彥伯宏爲謝安南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撫軍問孫興公。自謂何如。曰。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

王右軍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蓋非一日也。

又曰。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常與安石東遊山海。順養閑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又曰。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羅含曰。衡山九疑。沅湘千里。九向九背。皆不復見。

謝玄曰。此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在家湖行模也。姊想觸亦小有可散。

又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手釣得四十九枚。

又曰。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盛弘之記曰。衡山有二峰極秀。一峰名芙蓉峰。最爲竦傑。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派如一

幅絹。分映清林。直注山下。

陸景與從兄安成王書。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壁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末與餘。時希逮憶。

晉安王答廣信侯書。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忘返。有會昔言。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昔曾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暖霧相歐。猿鳥亂鳴。夕日欲流。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與其奇者。

王僧達答丘玠孫書。猪先生從白雲游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明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宋超與兄書。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核。

吳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溪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嚶嚶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又與施從事書。故鄞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峰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信足蕩累頤物。娛衷散賞。

又與朱元思書。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十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咸窺谷忘返矣。

宗測答豫章王書。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

王僧孺答江琰書。蹲林臥石。藉卉班荊。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藜羹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

西竺千歲和尚與行脚僧書。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帛道猷與道壹書。始得優游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凌峰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爲恨耳。

玄暢與傅琰書。貧道棲荊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喧。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嶷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創功覆簣。輒疏山讚。以露愚抱。

方望辭隗囂書。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

習鑿齒與謝安書。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南眷城郭。懷羊公之舊風。北臨楚墟。存鄧老之高縱。游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覽漁梁。追二公之迹。若乃裴杜相傳之故居。繁欽王粲之舊宅。遺事滿目。

梁簡文答湘東王書。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游玩之美。致足樂耶。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溪數弄。誠足樂也。

雲陽記曰。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激灑。兩岸峭壁。孤竪橫盤。凜然凝沍。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縕袍不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爲避暑之處。

鞏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赬而堆阜。

郭熙記。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麥。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

李濬清淡好古。杜門不仕。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閒。人有見者。以語濬。濬卽鬻之。

謝靈運詩題云。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谿石瀨茂林脩竹。

陳陽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遇山川常登望。

王摩詰云。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磴道盤曲四十五里至黃牛嶺。入黃花川。

李白遊江淮。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北抵趙魏燕晉。西涉邠岐。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臥廬山。後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王休高尙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沂、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韋應物守江州時。嘗因觀省屬縣。遂至簡寂諸處。竝有題詠。

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水。

蘇東坡嘗遊廬山。徘徊山南北。奇勝多不可紀。倦不賦詩。賦其尤。作漱玉亭、三峽橋二篇。

王十朋遷官夔州時。待命於廬山。徧歷山南北。多所題咏。

劉歆隱居求志。性重輿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訏嘗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在林谷之間。意氣瀰遠。

李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

孫綽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

元結爲道州刺史。搜攬山水佳處。被之詩歌。由是此邦山水甲天下。

何徵君隱吳郡。多游臨華寺九經堂、飲鹿塘、靈慶院、涵星澗。

閻先生上隱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鵝蒸三千段。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

宋蕭思話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太史公嘗登姑蘇臺以望五湖。

唐崔咸嘗有高世志。造詣靳遠。閒遊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孟郊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後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徘徊賦詩。

李德裕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其閒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褰裳。奮懷舊都。

李白一夕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

黃山谷曰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晴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歲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蘇子瞻曰遷居江上臨皐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想味風義以慰孤寂

又曰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寓居去江千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其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于此山北巖之上有瀑水注流谷中溉良田數頃至今爲司空氏之莊宅子孫猶存

錢惟演與謝希深諸君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

秦觀簡邵彥瞻曰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

東坡與劉宜翁曰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一游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

東坡答李端叔曰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變態足娛人也

蘇東坡曰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枝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見議優劣也

與蔡景敏曰。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出久。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雲車鐵馬之聲。

歐陽修與韓忠獻書曰。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

巖棲幽事

陳繼儒撰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巖棲幽事

陳繼儒撰

吾家於陵。及華山處士。世有隱德。余輩膠粘五濁。羈鎖一生。每憶少年青松白石之盟。何止浩歎。丁酉始得築婉孌草堂於二陸遺址。故有長者爲營栽竹地。中年方愜住山心之句。然山中亦不能如道家保鍊吐納。以嗇餘年。卽佛藏六千卷。隨讀隨輟。惟喜與隣翁院僧。談接花藝果種秫劚苓之法。其餘一味安穩本色而已。暇時集其語。爲岩棲幽事。藏之土室。嘻。此非伊呂契稷之業也。世有所謂大人先生者。其勿哂諸。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鹿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校書時有誤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蒸粉。若無楮汁。止當用膠和麪糊亦可。

雌黃銀硃皆能損剝硯石。雌黃尤甚。

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族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衞疾。儲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

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閒永日。製柳絮枕。蘆花被。以連牀夜話。狎黃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忘機。

山谷誡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黔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於酬酧。但拈古人詩句以應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籙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寥寂。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余喜賞雪。每戲云。古今二鈍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底是避寒作許題目。

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書意。淡宕故也。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其詞云。少飲酒。多餪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改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爲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眞。後幷以眞贋本同送歸之。雖游戲翰墨。而雅有隱德。

易之妙處在畫。王弼談理。開宋人談象數之門。易遂成一部有端有倪之書。可歎也。

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眞率滿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時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東坡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此一卷楞嚴經也。

東坡可謂以琴說法。

昔之隱居者放言。今之隱居者宜孫言。然出於口。落於筆。皆言也。愼於口而不愼於筆。謂之孫言可乎。

裒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搜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徐孺子問以朝事。嘿然不答。有味乎斯言。

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多而不害。如舉士而能得賢。可謂得擘筍三昧。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可謂得煎茶三昧。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

眞人前莫弄假癡人前莫說夢。

寤言空谷。跫然客至。方相與討松桂。湎雲烟。而負才之士。輒欲拈題閣韻。豪咏苦吟。幽人當此。眞如清流

之著落葉。深林之沸鳴蟬也。所謂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後可。曰隨常而已。

古人畫史魚尸諫。與地獄變相圖。皆著勸戒。正與君平賣卜同。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牕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此亦天壤一異人。

石青不能研碎。以耳塞粟許彈入便成粉。墨多麻眼。亦用此法。

天台藤可劖爲杖。然有數種。有含春藤。有石南藤。清風藤。耆婆藤。天壽根藤。

翰林九生法。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出筵筒。潤滑易書。卽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研。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要隱研。多則泥鈍。六生手。攜執勞腕則無准。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燥。八生目。寐息適寤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洪崖跨白驢。驢名積雪。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黃山谷自題像云。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余謂有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我操中下法。庶其免乎。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粧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盈把。堪贈仳儷。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才子書素練以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乃措大賞花耳。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弋釣。余禁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飢。四不能。乃可能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駁先賢。但當拈己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海味不鹹。蜜餞不甜。處士不傲。高僧不禪。皆是至德。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箇新生黃犢。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爲功名。種竹澆花釀酒。

世家閉戶先生。右調清平樂。余醉中書付兒曹。以爲家券。

書曰。炎上作苦。凡人遇困苦。則怨尤易生。客氣易動。正是火炎上時也。貧而隱者。不可不知。

東坡投荒時。答程大倅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余擁山居。公所無者盡有之。不省何德而享此。惟日拈一瓣香。向古佛懺罪耳。

以蹊徑之奇恠論。則書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終日如晝余曰善哉雖然使人終無息肩期矣于鄴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

黃山谷嘗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白覺語言無味對鏡亦面目可憎米元章亦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四時之景莫如初夏余嘗夜飲歸作增減字浣溪紗云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蟪蛄鳴曲曲柳彎茅屋矮挂魚罾笑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燈火紙牕修竹裏讀書聲

余嘗愛夷堅支乙序云老矣不復觀心猶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耳力未減客話尚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此洪适語也

人無意意便無窮

陸平翁燕居日課云以書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理義爲膏粱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蕃畜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

以金石鼎彝竹簡之古文可以正六書以六書之字畫尚可正六經之訛字

韓退之詩云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子瞻詩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

能逐什一。安敢搏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於進退之間。其後退之迷雪於衡山。子瞻望日于儋海。回視闔戶擁衾簟瓢藜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云。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詩云。夜啓岩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蓋實景也。

了心卽了生死。余徵心二十年。覺眼前有歷歷者。以爲心在是矣。而不知此正是生死之根。忽晚臥雷霆。主人公皆無措頓處。此時心路迸絕。難以言喻。其後讀中峯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餘兩耳。更覺痛切。迺知一切老禪。痛捧熱喝。與余迅雷無異。趙清獻五十九聞雷得道。自號知非子。世人不省。以爲改過之辭。嗟乎。眞摸象人也。

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想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當習。習之生務外損。惟稗官小說。山經地志。時留案頭。可以廣異聞。可以代老友。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大有眞味。如小兒咯乳。滾滾不止。故雖酬應交際。而終日忘飢。若咽氣則閉口生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正不可以歲月效也。

種樹之法莫妙於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老夫又不能待。惟擇中材而多帶土礎者爲佳。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弦。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於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

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滌硯不宜用湯。有損于石。

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茶見日而味奪。墨見日而色灰。

裝潢舊碑石刻法帖。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却似賢人不著冠耳。

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生於墨池中曰低眼。高者尤貴。以其石不爲墨漬也。

硯宜頻易新水。去塵。墨宜頻易故囊。去濕。

硯有積墨。迺見古舊。張仲素墨池賦曰。惟遍地而盡墨。知功積而秘成。又曰。湟此黛色。涵乎碧虛。形容積墨妙矣。

山谷云。相茶瓢與相邛竹同法。不欲肥而欲瘦。但須飽風霜耳。

吾子彥所述。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

事以寧吾神。

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

古鼎爨脅卣。不獨饕餮示戒。凡蠆鼎防刻也。周舟防溺也。奕車瓢防覆也。

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

山中人。十月以薪草縛柑橘樹上。余曰。此爲木奴著裘。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樁舊處尋。大陽玄禪師典客偈也。參禪之病。盡於此矣。豈惟禪門事。凡詩文書畫。有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意。便是到家漢。若尋聲逐跡。乃問關吏過關者也。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能瞠胷露腮。作村杜撰。況大丈夫翰墨之事哉。

磨墨如病夫。把筆如壯夫。

朱紫陽答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暮相攜掇留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古人以書畫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册。從容爲上。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幷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尙友之士。相與共訪而傳之。

看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讀史要耐訛字。正如登山耐歹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僧要眞。不要高。

洞庭張山人云。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吾鄉荇菜。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於農田餘話。俟秋明水清時。載菊泛泖。膾鱸撟橙。幷試前法。同與蓴絲薦酒。

余山中。徐德夫送一鶴至。已受所。張公復送一鶴配之。每欲作詩咏其事。偶讀皇甫湜鶴處雞羣賦。遂爲閣筆。其中有句云。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慘淡無色。低回不平。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爲君子。

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三月茶笋初肥。梅花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牕。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事。門生包鳴甫云。淳化帖。蒼頡字。倘帶卦體。此言得字之本。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茶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

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

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是非。

王辰玉香山記云。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逶迤不如。而蒨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於白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

古云鶴笠鷺蓑。鹿裘鵲冠。魚枕杯。猿臂笛。與夫畫圖之屋廬。詩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即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牕竹屋。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醉。

余寒齋焚香點茶之外。最喜以古瓶簪蠟梅水仙。蠟梅。古人云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也。又山谷謂京洛間有一種香氣如梅。類女工撚蠟所成。故以名之。有湯夷。華陰人。服水仙花八石。得爲水仙。又拘樓國有水仙樹。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楊誠齋以千葉爲眞水仙。而余以爲不如單葉者多風韻。蠟梅難題咏。山谷閒齋。惟五言小詩而已。獨水仙山谷極爲推賞。曰何時持上紫宸殿。乞與宮梅定等差。又考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尙咏黃梅詩。至元祐間。蘇黃命爲蠟梅。而范石湖梅譜。又云本非梅種。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如鸚鵡菊。亦以葉梗似菊。而花又同時也。張翊花經。首云一品九命。蠟梅亦在其中。洛陽亦有蠟梅。直九英耳。

閩有紅茉莉。蜀有紫綉毬。楚有紅梨花。燕有黃石榴。天台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紫碧桂花。白玫瑰。洛陽有黃芍藥。昌州有香海棠。

凡蘭皆有一滴露珠在花蕊間。此謂蘭膏。甘香不啻沆瀣。多取損花。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宋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鈆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讀書能轉音。能破句。是眞能讀書人。溫故知新盡此矣。

漢高手勑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況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養生家忌北首臥。忌北向食坐。以及冠帶睡溺。蓋北方壬癸。至陰所居。犯者魁罡神責之。

校書能闕疑者。其平生口無誑語可知也。

碑石永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倣刻文剞劂之處。僅存字形。以爲古意。范石湖此語。爲漢隸也。不知今學漢印者皆此類。古文亦然。

危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書之。亹亹千餘言不休。

倪元鎭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隲。宜少留意。閒居尙可爲之。況身有職任而值飢者易爲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此皆盛德之言。

東坡云。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摘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盧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余故題其廬曰安蔬。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嵩山僧贈余木瘿爐。余銘之云。形固可使如槁木乎。心故可使如死灰乎。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有天台僧寄余藤杖。余答以詩云。僧寄天台杖。支余獨上臺。借它時點綴。不是老相催。打果驚黃鳥。疏泉破碧苔。秋聲滿松壑。幷與夕陽來。

余嘗過一山隣而老嗜花。紅紫暎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京都滾滾塵邪。余贈以詩云。有箇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嵇康皇甫高士傳。止七十二傳。傳不過數行而止。至使諸君子若滅若沒。非闡幽發潛之意。余故從二十一史隱逸全傳悉爲採出。卽孝友獨行。方藝中有比類高蹤者。咸爲著之。而又補勝國自鄭思肖而下。凡幾十人。總得二十四卷。曰陳氏逸民史。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尙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眞乎。

吾山無薇蕨。然梅花可以點湯。蘘蔔玉蘭可以蘸麪。牡丹可以煎酥。玫瑰薔薇茱萸可以釀醬。枸杞薤葱紫荊藤花可以佐饌。其餘豆莢瓜蓏菜苗松粉。又可以補笋脯之闕。此山癯食譜也。

白骨觀法。想右腳大指腫爛流惡水。漸漸至脛至膝至腰。左腳亦如此。漸漸爛過腰至腹至胸。以至頸頂。盡皆爛了。惟有白骨。須分明歷歷觀看。白骨一一盡見。靜心觀看良久。乃思觀白骨者是誰。白骨是誰。是知身體與我常爲二物矣。又漸漸離白骨觀看。先離一丈。以至五丈。十丈。乃至百丈千丈。是知白骨與我了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則我與形骸本爲二物。我轉寄於形骸中。豈可謂此形骸終久不壞。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齊死生矣。素問云。精神守內。病安從來。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

孫眞人云。凡遇山水塢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癭病。凡陰地冷水不可飲。飲必作痎瘧。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落庭閒。乃契斯語。

打碑文。上墨後。須融蠟揩之。則字畫光潤。而墨不脫。否則漫漶不明。北方用駱駝油亦佳。或以酥融蠟用之。

臨帖如驟見異人。不必相其耳目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眞精神流注處。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仇山村詩云。艱危頗得文章力。嫁娶各隨男女緣。又云。無求莫問朝廷事。有恥難交市井人。

吳人於十月采小春茶。此時不特逗淅花枝。而尙喜月光晴暖。從此蹉過霜凄雁凍。不可復堪。

東坡與蒲傳正書云。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今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麄。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此言中余膏肓。所謂眞實語者。書而榜之壁間。爲山居第一戒。

居山有四法。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此非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

徽宗書。高宗字。至不能與蘇米諸臣爭價。翰墨尙如此。況立德者乎。

白樂天自作生墓志云。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汰其心。旁以圖史山水琴酒咏歌樂其志。

癸辛雜志云。折梅花插鹽中。花開酷有肥態。試之良然。已與家仲乙未正月十四日舟過鍾賈山。大雪。探梅僧院。僧出酒相餉。因論前事。僧言以醃豕滾汁。熱貯瓶梅。却能放葉結子。余始知古人鹽梅和羹。故自同調。

剔竹根以辰日。捕魚鰕以亥日。栽種忌焦枯日。

不能卜居名山。即於崗阜廻複及林水幽翳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茆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薙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携琴弈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

東坡乙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住京師宜用此策也。余以爲山林人。此策尤不可少。

桐帽本蜀人作。以桐木作而漆之。棕鞔亦出蜀中。南叢林皆作。吳人不能製也。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貲。幷爲造立居宅。在剡爲戴安道起宅。甚精整。康節慶曆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又皆有水竹花木之勝。余秉尙不及前哲。陸平泉先生包羽明。董玄宰輩。各捐山貲。爲余築讀書臺於小崑山之陰。丘壑猶主峯洲來賓。頗稱勝概。余嘗作臨江仙一詞云。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岩阿。巧藏精舍恰無多。尙餘篙隙地。種竹與栽梧。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野笋山蔬。一瓢濁酒儘能沽。倦時呼鶴舞。醉後倩僧扶。

韻書字學嘯旨。山居清暇。不可不習。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勑斷家事。擇二三童

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能相體者。則送供養。賓朋能相念者。則通餽問。舍此以外。靡知其它。不然。東坡所謂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孤寂。未必不佳也。

傅大士云。寬著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它。

田家月令。宜粘置茆堂左右。使修理墻屋不失向。調攝起居不失節。飤製物料不失常。種蒔花木不失候。

戊戌春正三日夜大雪。余偶戲云。雪者洗慾戒之齷齪。灑火坑之煩惱。塡世路之坎坷。喚夜氣之清曉。客曰。此便可作雪贊。

田衣。卽山谷所謂稻田裓。王右丞亦有詩云。手巾花氈淨。香帔稻畦成是也。雪霏錄謂製裘者恐非

讀書常如鬬草。遇一樣采一樣。多一樣鬬一樣。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曉。惟有偷閒人。憨憨直到老。

韋應物。歐陽修。皆作滁州太守。而遊瑯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遊石子澗則曰。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山遊如是。乃不犯李義山松間喝道也。

課清館采鼏

費元祿纂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聽彔館清課

鼆采館清課敘

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清足了。世未性樂魚鳥。以伊呂爲管庫。口悅芻豢。以巢許爲卒養。靜躁懸殊。亦各言其適也。蓋古宏覽之士。超然曠達。達斯澹。澹斯懶。埃壒之表。泉石之間。寄其情於嘯咏。以課其性命妙理。此謂從吾好耳。學卿費君機神玄朗。風韻清疎。服仁義之圃。游竹素之園。大業足經國不朽。其於聲華勢利一切嗜好泊如也。居恒箕踞鼆采。几一琴。香一鼎。竹爐茶竈一具。昧爽櫛梳。輒誦羲文易象。虞夏周書。公旦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左國兩司馬諸史。倦則消搖雙樹側。弁而哦。興發則從二三汎舟五湖。西抵南園。東行夾鏡。登峨眉之巔。望赭亭靈山鵝湖彭蠡諸勝之雄且傑。浩浩乎吞雲夢者八九。敬謝寒暄世務之客。不近人情。而慷慨自賞。傍若無人。斯豈知天爲蓋。地爲輿。世爲清濁哉。直其達而澹。澹而忘懶所從來已。清課體公識遠。庶幾近焉。豈止衆山皆響哉。世又何不可了爲也。蓋學卿君之言曰。使虎嘯龍驤。談王霸之略。正若泰山浩若滄海。余不及君。鳳棲豹澤。觀性命妙理。天地大冶。萬物一適。君不及余也。其持論如此。余輾然曰。君虛課而實收。吾徒以虛課耳。公明謂樂與季主論道。不願與漁父同舟。進退取予。在我而已。君意在茲乎。是爲敘。

萬曆甲辰歲季秋上澣友弟吳中行書

鼆采館清課敍

余讀龔君學卿清課。語語烟霞。皆以實境道實語。因嘆絕類其爲人。學卿生長華胄。寄興山林。喜讀書靜坐。人事應酬。疎嬾彌甚。問以人間田舍鄙倍瑣尾事。憒然似不省者。與之談古今。論丘壑。輒終日無倦容。足跡經年不履郡縣謁長吏。憂喜得失未嘗見諸色。惟日奉其尊人太僕公行散園林。稱觴介壽。間與不佞二三兄弟夷猶湖山之間。終夜始篝燈讀古人書。率以爲常。所棲托喜埽除清整。而衣履容儀不甚修飭。土木形骸悠如也。性絕不喜與人往還。嘗曰。子雲玄亭。停橈問字。淵明菊逕。攜酒款扉。終覺多事。不如仲蔚蓬蒿。袁安高臥也。其爲人疎懶高簡如此。所謂惟其有之。是以能言之也。友人吳孟堅常稱其胸中無着。吳伯霖稱其淡心素質。不琢不雕。學卿嘆爲知言。余謂學卿疎懶似稽中散。恬澹似陶栗里。雄放似蘇子瞻。多感慨似白香山。口不臧否人物似阮嗣宗。而恂恂孝友。被服道德。求之古人。其閔冉之儔歟。昔蔡中郎自謂平生惟作郭有道碑不媿。余平生亦惟作清課一敍不愧。其書與人俱在海內。異日自當知之。不佞汙敢阿其所好。時

萬曆甲辰歲季秋朔日友弟吳文炫書于秋水齋中

鼈采館清課卷之上

鉛山學卿費元祿纂

去鉛山三十里爲河口。九陽港龍門關在其下。先王父清湖公始卜居而得湖上。湖上以中具五湖而得名也。岑湖在其東。葉湖在其西。後湖在其北。清湖在其南。而官湖在其中。靈山鵝湖九陽白鶴章巖馬鞍峩眉諸山羅列棊布則障然。其間田疇相因。林莽相望。可耕可漁。眞隱者之居也。

河口余家始遷居時僅二三家。今閱世七十餘年。而百而千。當成邑成都矣。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原廣隰。東西數十里。靈嶽鵝湖章巖鶴嶺岡巒靡迤。四顧可挹。葛水湖波流出平地。故瞻眺之美。閭閻之人。與縉紳先生競勝。而園林亭榭秀甲一時。每花時春事。元夕燈棚。歌聲伎館。鐘鼓絲竹。千家嘹喨。士女雲集。鬪雞蹴踘。白打樗蒲。賞心樂事。技藝雜遝。蓋其舟車四出。貨鬻所興。鉛山之重鎭也。

家太僕在告。治甲秀園於官湖之傍。余因就園中隙地。構一小館。顏曰鼈采。清閟幽洵。差足自適。近爲好事者所跡。科頭箕踞。不耐見客。編籬隔絕。置一桴居湖中。高韻之士。始爲一渡。俗子談說市朝名利人我。是非事者。輒謝絕之矣。磯頭桃柳主客。書庾肩吾桃花舒玉澗。柳葉暗金溝之句。友人吳孟堅題以隔凡。吾素志違世。眞可作世外之遊矣。

鼈采湖舊名官湖。與清湖咫尺。一坡爲隔。風恬境適。輒攜酒詣之。箕踞其上。清駛瑩澈。游魚可數。念太白

兩水夾明鏡。雙橋落采虹。顧謂座上客曰。此坡可名夾鏡坡矣。

夫河山有臨眺之美。纓紲有羈紲之苦。世變從來亦多故矣。若乃禽慶託五嶽之蹤。范蠡泛西施之樂。山公厠竹林之遊。留侯追赤松之好。撫景興懷。良有深致。而智非逸羣。行不高世。局促一世。爲鄙甚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適不可。倚岫帶流。枕皐築舍。席豐艸以爲裯。級幽蘭而作佩。仰睇飛鴻。俯視鱗泳。尋方外之交。賞丘中之彥。揚抶古今。劇談稼穡。貝葉編經。桐陰得句。陶琴無絃。桓笛三弄。岨峿伐松。夜遊作燭。齊萬物于一朝。等修齡于晷刻。大丈夫志願盡此。未爲不適也。區區委足世網。就繫麈轡。非直仲尼執鞭所恥。咄咄子陵。白眼笑人。

夫自宇宙以來。有夔龍周召高議文陛之上。必有巢許皓光冥棲幽谷之中。若使聖明之世。不覩逸民。則巖壑爲尸塚。而芝朮雲霞爲糠粃矣。

蠡采湖中余置舟一。以淡勝。南園置舟一。以濃勝。南園命棹。輒鼓吹行酒。余惟攜筆牀茶竈。令童子吹短笛而已。興致不同。亦各言其適也。

夫境趣幽賞。貴適其眞。大虛之妙。山極川結。寰宇間不可窮盡。故須襟期散朗。意氣曠達。超然攬境會心。取無禁而用不竭。舉足可得。吾將永矢勿諼矣。湖上山水之佳。昔聞有眞人窟宅。自清湖先生咏遊其間。眞傍日月而臨風雨。景仰名勝。太僕公治甲秀園。余修蠡采之館。寥廓在目。何羨洞天福地象外之觀哉。因稍次爲八景。如五湖烟雨。九石晴嵐。峨眉夜月。靈山曙色。龍門春聲。鶴嶺霽雪。平林返照。古寺疎鐘。五

湖遠孝友堂前後卽余集所記者每烟雨空濛隱隱有龍氣劃然欲上乍離乍合掩靄著樹遙空飛鳥一望迷茫諸峯列障稍可辨耳九石出松林之北旭日弄暉嵐光浮影吞吐江湜漁舟鼓枻欸乃相聞村市之口青碧間呈橫抹絕壁峨眉常挾清湖坦迤延袤松株特秀月色橫空瑩徹相發或臨水漾碧攢林漏光所謂疊疊金波淨暈暈玉樹高致可掬也鼈采東出靈山當戶殘月四更扶桑五色早霞忽散光采射人每望桃堤千樹柳港微風七十二峯翠黛無際龍門關在大王灘下其水淵泓疑碧伏龍窟宅春水時生江聲作溯砰磕洶湧激奮如雷白鶴嶺有壇處西南之偏冬春雨雪霽後點綴木石間如梅花落片片龍鱗益增爽氣而晴光逼人樓臺盡成玉宇遠近諸林高原雜植斜陽流景沙艸蘼蕪參差朱綠而新開寺插峯腰亂山夕閉僧火熒熒龍象人天路廻繙遶雲暗烟迷鐘聲疏越遠出白雲之外凡此鼈采耳目近玩眞坐隱圖也余嘗咏紀其勝遊人詞客或同斯志將起而和焉

夫孔北海客滿四筵管幼安繩穿一榻方軌各殊操尙不一不佞習嬾已成累心都盡琴書縱癖魚鳥經心雖朋好貺臨好音惠我而時覺紛呶處女闔戶終見掩巾顚謝過門一區自領豈敢傲世蓋非至人或希除境況志行不逮古人疎拙且安吾鄙養痾躭疾應馬呼牛卽無用於世而雌黃不設煩懊不經吾有餘樂矣夏五六月漫筆於此

蓋德祖弱柳衡門仲文古槐庭院雖其寂寞惜令太枯名花茂樹可廢賞心流水青山何妨適性青蓮有言乾坤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僕僕一身誰爲彭祖竹林所以沉湎金谷何啻風流右軍蘭

亭。康樂春艸。了然不異。人意率爾。遂愜於懷。引客攜觴。觀魚聽鳥。排比十有二月。靜閱化機。飛揚五七言詩。醉哦音律。吾雖未離城市。已傍湖山。籬落雲霞。几牕河岳。嘆日月之幾何。樂沂雩之可挹。抽籤得張功甫之篇。如出吾手。不覺同然。忻書其事。以授韞采主人。按圖行樂。爲具眞率。非有故不得廢也。李于鱗之詞曰。願以南山松。秉作夜遊燭。吾將畢志於此矣。

正月歲節家宴　立春日春盤　人日踏青　大人生朝家宴　上元賞燈　大正堂賞紅梅　擊壺軒賞素梅　二月社日社飯　望湖樓看新柳　甲秀園臨湖賞絳桃花　花朝撲蝶　寄傲軒賞玉蘭花　南園看水仙花　夾鏡坡觀棠花　三月上巳泛舟　寒食郊遊　寄傲軒賞長春花　平岡山掃墓　後湖觀桃柳　天香亭賞辛夷花　含英堂賞芍藥花　西園賞牡丹　含英堂看滇茶　環翠亭觀筍　南園看紫荊繡毬花　石山賞垂絲海棠　九石山房試茶　四月八日清齋　園亭鬬艸　九石港放生　據梧亭觀桐花　韞采湖觀新荷　擊壺軒看青梅　松林聽黃鶯　峨眉山採青精艸　九石港觀漲　五月五日泛蒲　九石港觀競渡　南園觀楊梅　石山賞榴花　烹新鶩　六月長白洞避暑　韞采湖賞荷花　浮瓜雪藕　攜家姬採蓮　松林納涼　九石山房看蘭花　清湖濯足　聽桔槔　七月七夕乞巧　搗鳳仙花　既望泛舟甲秀園摘葡萄　觀穫　食新家宴　中元看放水燈　港西洋朝神　心遠堂鬬蟋蟀　秋水齋聞蟬　八月中秋賞月　天香亭賞桂花　月夜調鶴　松林步月　九月九日峨眉山登高　白雲軒賞菊　韞采湖賞芙蓉　永綏堂薈菊花酒　平岡山掃墓　萬松樓聽松濤　十月劉林看丹楓　嘗鰣魚

相思河送友人南歸　十一月冬至家宴　生朝家宴　食蟹　南園看橘　含英堂賞白山茶　十二月望湖樓賞雪　跨驢探梅　峨眉山踏雪　閨中圍爐　廿四日祀灶　除夜守歲

王右軍與周益州書曰。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楊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要當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寔不朽之盛事。致高韻勝而竟泛足跡。河清可俟。人壽難期。右軍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之爲謬而不知。尙平必斷婚嫁之未爲得也。夫澤啄王雉。櫪伏灰驪。大抵懷至遇佳則遊耳。若必有待。則白首青山。意興頓盡。河嶽英靈。當笑人矣。

畺采湖有三園。而各有勝處。東園甲秀據湖爲勝。遠山送青。近嶂疊翠。花卉竹石特饒。登臺可眺。章岩赭亭諸山。宏敞有餘。微乏幽散自然之韻。南園地多幽散。蒼莽之致可掬。其勝在短墻喬木。修竹涓涓。映帶芙蕖。風來戛戛有聲。眞萬玉也。屋宇蕪甚矣。林中片石。故可與語。西園以松林勝。陰可百畝。午濤乍起。令人瑩徹心神。斜陽疎月。尤難爲懷。有池一區。不涸。其於湖猶望耳。未若館中雙樹。神秀絕倫。

吾家小峨眉在畺采湖之西數武。曠遠秀發。不爲人所賞。近與林生衍甫採蕨於此。孟堅至。試邀一登。輒曰。峨眉何其坦迤。鑿湖東來。林木翳然。于時長河曳練。餘霞若虹。把酒臨風。使人有清風朗月之想。余曰。自古山川臨眺之美。便易慷慨。羊太傅之峴首山。季倫之高陽。千古同致。吾百世後。魂魄猶當與卿共之。埋玉亭在百花亭之左。爲亡妻葬所。凄風冷月。落葉哀蟬。嘗經其地。俛仰疇昔。時移事去。悲悼之懷。情何能自已。

出叢采館門。望靈山七十二峯。重巒疊秀。翠色欲滴。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輒流連者久之。

□□□驢子一控。便合童子束書卷負尊罍酒暢予嘗坐小桃源之磯。略賦小景。百和微馨。洞戶媚嫵。入座鳥啣。隔簾花落。而樹杪英英。金波暈疊。弄影湖澗。殆與桃柳精神並增生發之趣。

夫嗜古之士。上梯層崖。下追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亡不搜集。薰以芸蕙。襲以縹湘。其典籍之癖如此。吾嘗嬰錮虐務。流連惡賓。每往長白洞避之。北牕高臥。手一編披閱自適。譬炎蠻而遇雄風。道渴而投甘露。輒清涼稱快。

陳眉公云。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又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數語可補茶經。

去叢采八十里有葛仙山。晉葛玄修煉于此。二三年前至其地。初入一山。雲峯四起。如步幄。而斷橋流水。鏗鏗作細響。凡三升降纔及巔。山形如斗。殿居斗口。簷瓦皆鐵甃。有古杉數十株在龍池側。皆上不見杪。下不見本。輪囷離奇不可脯。近遊橫林。遠抵峯頂。道便行訪故人。或竹樹蒙密。山花笑映。澗瀑松聲。引下席地憩陰而坐。斜陽歸興。黃犢樵歌。帖背隨聽。斯亦濟勝之一具耳。

夫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太上之旨也。其次塞兌。其次杜門。太上不及法。最下無法。丈夫世緣未斷。即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慕老氏曲全抑亦可以爲次耳。

焚香看書。人事都盡。隔簾花落。松梢月上。鐘聲忽度。推牕仰視。河漢流雲。大勝晝時。然非洗心滌慮。得意

爻象之表者。不可獨契此語。

夜來微雲澹綴河漢數點潤落花屏豔吐競奇。諸客流連。春晴驟熱。忽有凉風薦爽。雨雹臨軒。飛泉入座。所謂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炅鳴禽夕水木澹清華。清遠之勝。居然兼之。

春景莫如花。花晨貴際月夕。天氣晴和。遊人多爲狀。而光剡可鏡。或謂龍盤云。龍池冬夏不涸。夜淨天宇晶朗。如宿斗牛傍。侵曉視其下。萬壑一碧。白虹蜿蜒。蕩漾無際。眞銀海也。不覺跳足踏至。捨身崖頂。鶴背鹿足上。狂呼而返。

吾鄉饒山水之勝。石壁天懸。騰波雲蔚。而名賢足跡。興致當年。略不爲近所知。吳孟堅讀書量采歸與友人書曰。吾以二月五日來達鵝湖。駐于九石。誦讀多暇。攜琴出遊。歷覽之致。足散人懷。叹自信美未易具言。每登峯頂。與羣上人往還。從霞落園道西望葛壇。想飛昇之跡。東瞻鷲嶺。思朱陸之聲。北臨章岫。存宣梵之奇。南眷頖亭。慨避亂之險。躡屐蔬雲。吸茗石井。摩獻吉之崖銘。睇知道之石碣。念幼安之流寓。嘗嘯咏移時。晞髮終日。探壑逾深。循崖忘返。爾其五湖命棹。峨眉登高。左擁學卿。右倚漁仲。唱余和汝。分韻賦詩。乃有石梁虹跨。黯洞月明。瀑布瓢泉。芙蓉天柱。星羅綺布。取興適情。右軍所謂當以樂死。齷齪鄙夫。闢茸自閉。得之傳聞。而失之近玩。豈足與論馳域哉。夫向子平之五嶽。林處士之孤山。千載而下。想見其人。是皆襟抱所托。不必其地也。

秋日命童僕汲取龍泉石井水。採甘菊花釀成芳酎。香逸異常。每良朋密友。牽拂相招。琴歌既洽。懽情大

暢輒爲引滿。霑醉而罷。

陳眉公云。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閑。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憎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鬻鼎令人古。歲行暮矣。風雪凄然。竹牀茶竈之間。差自少息。而若俗纏索門多剝啄。乃往擊壺軒梅下避之。時大白數浮。輕紅媚人。余曰。南枝爛熳。大有生意。有從人曰。今年子錢未了。復何處作生活。爲之撫掌一笑。

辛丑八月。同元卿往峯頂禮懺。于時蓮花夜漏。風鐸聲聞。千僧入定。佛殿不扃。明月上方。趺坐相對。碧澗潺湲可聽。問雙鵝浴處。了無可辨。忽忽已四年矣。重遊有感。題詩于右。聊紀歲月。

竜采湖中出大鯽魚。更饒佳鰕。秋冬水落。童子舉網採捕食之。美珍常味。可與九石港鯿魚作對。蓋亦丙穴之流亞也。

春夜行湖水間。稍入近市。過一酒家。索飲數杯。陶然就醉。乘月縱遊。至一洞壑。歇馬石梁。籍艸少休。不覺遂成鼾睡。及醒。已深林啼鳥。疎柳搖烟。峭壁蒼崖。巉嵷列秀。不知復有人世也。而朝霞散采。青天一闢。墟里人闐。略可辨矣。遂書此詩於石上云。春星垂四野。林木翳千家。錦障驕飛御。文裯臥落花。微微桃雨集。漠漠柳烟斜。醉起驚啼曙。東方散采霞。

開春之初。日從事杯斝。作苦午夢一覺。聞剝琢聲厲甚。謁者力辭。已知爲通覺和尚。遂引入與談小品。娓娓不下二百言。氣體爲之霍然。既出。謂謁者曰。後有如此客。更可通之。勿以其溷乃公栩栩也。

余嘗致書元卿。年近三十。侵增懶癖。雄心若滅若沒。絕跡市朝。游心竹素。以經史爲環堵。以丘墳爲伊吾。太玄覽子雲之準易。中說紬仲淹之讀書。史記取子長之疎宕。騷經高屈宋之悲思。旁及百家子集。而沉淪以引分。世味了不關涉。是使飛揚自放。跋扈登壇。枕肱長嘯。抱膝高吟。熨沉水之香。聽華亭之唳。坐子猷之竹。栽林逋之梅。頹然一室。耳目俱損。靄景良辰。攜琴荷鍤。與來神往。無問所之。濯和風。弄明月。翫晴雪。眺晚霞。撫長松。倚扶荔。釣游鯉。弋飛鴻。聽鳴琴。反牧犢。涉句長往。彌月忘歸。汎汎然若大舟浮于江湖。飄然不繫。無所用於世久矣。

湖上正月十五日夜。鰲山之勝。爛刺珠璣。鐘鼓艷發。時梨火烟光。盤糾雜遝。士女盈塡。落梅穠李。遊燈往來。若十里長虹。蜿蜒亘繞。爾日會境既佳。天宇特朗。五湖乘月。蓬萊弱水一尺。扁舟載酒。洞簫羌笛。麗人歌春陽之曲。倚以爲和。見鵝湖殘雪。寒光映人。以爲銀漢間貫月槎。幾欲拾支機石。訪卜成都。不自知其身之在近也。

信州有吳光祿園。夏故相宮莊。臺館富麗。林壑蔚茂。至郡輒攜尊往集。守制二年。禪中偶命舟九石。水面千里。月出東方。逆艦溯流。灘聲砰激。兩岸樹色參差。霧氣浩旰。行八十里。朝旭乍升。縱步葛水。鳥鳴雞喔。人語長寂。訪二園亭景物。已在烟雲蒼莽之中。亂石糾橫。了不可辨。河山興廢之感。不在銅駝矣。

范成大玉雪坡有梅數百本。至毀舍南七十楹。梅充之品。念梁何遜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始是千載獨有此君。吾館中擊壺軒下有紅白二種。紅則標格嚴勁。花獨繁密如杏。嫩枝遒上四五尺許。是吾新植。

其白者娉婷嫋曲。大可十圍。覆陰數畝。周遭可羅坐。而蒼蘚鱗皴。封滿花身。苔鬚出於枝間。微風搖曳。綠絲飄飄可玩。會稽所傳梅龍。任子嚴盤圃凌風閣。當不過是。殆園林中初春絕景。每挈朋簪踞甘賞。晨夕不厭。於風賞其戛玉。於露賞其凝香。於月雪賞其冰肌玉骨。山中高士臥林下。美人來不然耶。余惟梅以韻格勝。故橫斜疎淺。與老梢奇恠者貴。其豐腴妙絕如蓴綠華者亦時有之。茲梅具有雙美。非復氣條之比。往余得省下楊補之墨梅一幅。雖筆法奇峭。韻格實遠。大略氣條類耳。擊壺故不啻韻勝百倍也。恨不使游士盡見之。

新柳濯濯。月色微明。夜讀已倦。拏舟至湖頭。修林謖謖。松風四起。而山間鶴唳與鴈聲相應。磔磔雲霄間。清賞未竟。忽崩磕喧騰之響震於坐次。噌吰如鏞鼓不絕。以爲山鳴谷應。徐乃憶爲龍門關下大王灘聲也。舟廻濯纓亭磯上雙鶴鵠立。若迎歸人。爲誦赤壁賦久之。

春氣方和。微雨小黓。胸中作惡。乃行散消搖。看花問鶴。已與友生對榻談素。問禪宗。了了數百語。覺體霍然。精神挺動。宿食都除。佛言四百四種病。宿食爲根本。斷際禪師以不生貪著爲智食。妄生分別爲識食。所謂受卽是空也。夫人之受用。自有劑量。醉醲飽鮮。昏人神志。省嗇澹泊。有養壽之理。故老氏以儉爲寶。陳眉公云。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貴意。淡宕故也。

去竈采館里許。多水名相思河。一石梁覆其上。友生南歸。余每送于此。嘗欲移湖上柳植其西。因目稿上

曰河名相思橋可名銷魂矣遂成一絕云九月青霜樹葉黃千山秋色送斜陽相思河畔潺湲水贏得銷魂度石梁

秋日中酒夜半渴甚覓漿被衣推戶仰見中天殘月如霜明星歷歷可數萬籟寂然惟聞蟋蟀哀吟四壁而已因徘徊庭中悠悠忽忽遂爾達曙

屠緯眞先生清語云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收稼奴徑達主母笑先生之如外賓此語殆爲余設

余嘗憶與孟堅發葛仙山時未至三十里細雨微滑宿一山庄庄前山色翠黛相屬秋色蕭散岩岫若沐潭水清虛是夜把酒相勞刻燭成詩田家雞黍之韻頗具眞率遂粗語本懷於孟堅昔人有言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僕頃罹世故料理紛亂廟堂之氣頓遷岩壑之念轉篤懶抱疎凝情途猶隔但好長羣魚鳥畢景松柯問渡桃源之津卜居桂叢之館雖復燕石什藏杜蘭空谷任性所安而已夫芳林濡沫於清泉松栢陰森於曲澗所以巢父棄瓢伯成偶耕尚覺多事而況茂陵之渴望金莖於仙掌不亦惜乎

唐人有晦日後改爲中和節朝士文人賞會今無之余謂正不必節春風和煦天朗氣調新桃緋英嫩柳綰綠坐鶯嬌囀芳艸鋪茵託興詠言所遇無故物安得不速老何能不以境會自娛昔爲桃隄之飲去今六七年便有金城十圍之感

葉甲初長。過於酥酪。寒雨之夕。呼童摘取。佐酒長談。嗅其清馥之氣。可滌胸中柴棘。何必純灰三斛也。江東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引以相比。覺差勝耳。

山中竹笋。清遠韻勝。寔蔬食奇品。澄羹作脯。皆失眞性。惟煨剝最良。余中酒飽食。煩悶燥渴。命小婦煨熟啖之。甘美不可言。烹以松蘿武夷沃之。宿苦頓解。

由竜采館渡河三里許。爲章岩。一石斗起岩竇。隱半規。中具古刹。呑吐烟月無際。秋杪芙蓉亂植。余與吳孟堅載酒其地。相視劇飲題咏。孟堅指一石妍。命童子發墨。解衣盤踞。發書石鏡。直踰至巔。觀者辟易。書成餘墨淋漓。霑漬袍袖。覓下不得。大呼狂來出眞態。醉裏見浮生。余曰。君與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再。

五湖八十年無旱溢。辛丑大雨十日。葛水石溪汎川膽井並發。稍霽。扁舟觀漲。九陽山下。俄有二龍飛出。驤首雲間。千山若障。萬壑爲腥。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下。鰍鱔魚蝦之屬。半空隕落。雷電交作。岩洞怪石蹲踞躍起。意欲俱往。沒濤震駭。澗谷皆應。山棧居民。盡坐天上。闢牖聚觀。舟檝長年。人人警畏。其象界蒼莽浩蕩。橫無際崖。大是奇氣。恨不得孫位吳採微生綃染作。一寫胸中磊落超軼之致。窮神物變化之踪也。

春來十日。雪花六出，從二三友生於竜采登舟抵湖頭。灝氣無際。雪片如笠。撲人衣裙上。至夾鏡坡。蹋峨眉頂。萬峯皚皚。樹杪結玉。靈岳九陽。遠近一覽。如嵌空磲砢。身游冰壺中。神骨俱徹。而寒色侵砭。余瞪目

飛鳥山絕行人縱滅。卽未覩渾沌初世界。大要近之矣。念袁安高臥。想晉公入蔡州。正作宇宙間一異事耳。因命酒以敵其壯。

舟次湖頭。青天若劃。紫氣垂虹。而畦菜飄花。黃雲匝地。遂循澗而行。度銷魂橋數武。登馬鞍山。不盡拾級。回視氍采梅花。片片玉鱗。眞疑殘雪。已訪起中于環山館內。選勝徵歌。正不減子猷看竹。主人拒門相賞。痛飲時也。俄聞數百人喧騰山下。鼓吹沸天。望之白虹綿跨林麓。乍爲開合。五色暈見。則燈光耳。峨眉山有兜羅綿佛光。聖燈。將無同耶。遲步下山。以壯歸路之興。

夫遊道有三。曰天。曰神。曰人。天遊則形神俱化。神則意往形留。人則抗志絕俗。玩物采眞而已。若士汗漫于九垓。軒轅隱几于華胥。殆難擬議。禽慶勑斷婚嫁。幼輿置身丘壑。庶幾差近。兼之者東方曼倩乎。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每讀其傳。亟賞其言。

陳眉公云。寤言空谷。跫然客至。方相與討松桂。湎雲烟。而負才之士。輒欲拈題鬪韻。豪吟苦咏。幽人當此。眞如清流之著落葉。深林之沸鳴蟬也。所謂詩人不在此。

吾館中日相切劘。談道德性命。文章經濟。則有吳孟堅。談山林詩酒。修西方淨業。則有吳元卿。得此兩君。便可上下千載。阮籍之遊蘇門以孫登。蔣詡之開三徑以求羊。殆同斯調。必欲離羣索居。寂寞獨行。殊傷名士之致。

洞天福地。神區奧境。非高人韻士有清緣者不得遇。蓋造物所秘。不輕以辱凡夫。華陽勾曲之爲金陵地

肺。左元放清齋三月。洞始爲開。武陵桃源。一漁父得偶入之。五嶽遊蹤。跼蹐者可望藩籬耶。卽軼玄採眞。尙落第二義。如含采者托以揚芬。發奇者藉以抒藻。斯乃山靈擁篲。所待以岩岫之榮也。

每思阮藉蘇門嘯聲。孫登數部鼓吹。未嘗不欷歔嘆息。想見其風流。

玉蘭木筆。當是代長。而素姿清絕。故以玉蘭爲勝。甲秀園石山中一本。方春盛開。千花成塔。眞玉樹也。可與少室瓊花作配。中和節後。凌晨攜酒侍家太僕邀客賓。玩賞文酒。令折百朶。分給諸歌者。擊鼓爲節。鼓盡處則飲酒。侵夜初月。鮮芳映發。愈增清妙。宴罷以贈諸歌者。翼日盡傳麗采散花之會。

春雨淋漓。寒聲淅瀝。竹枝松蓋之下。霏微霧塞。入夜齋閣孤燈一檠。瓦爐茶火。命童子拭鼎燃生龍腦。撤去帖括。取東西漢魏晉南史校閱。稍爲商略。覺爾時神爽清越。身世兩忘。

館中蓄二鶴。燈時輒宿牕下。謂之侍讀。竹間山鳥。每更盡輒喧起。謂之司漏。楓間靈鵲。每昧爽輒噪繞。謂之司晨。湖山幽寂。故自有勝場。

聚書萬卷。演以縹緗。搜帖千軸。束以異錦。琴一笛一。劍戟尊彝。名香古鼎。湘榻素屛。茶具墨品。暇日嘯咏其間。無俗客塵事之累。當是震旦淨土。人世丹丘。

久雨新霽。花氣乍舒。覺爾時心情爽朗。登臺遠望。林木翳然。箕踞竹間。聽鶯聲睨晛。命童子竹火烹茶。讀離騷一遍。徐出命榜人扁舟。聽山農唱竹枝。倚耒耜於白鷺碧浸之間。使人悠然意偶沮溺。頓望朝市。

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其洗耳。所以漱石。欲其礪齒。余謂衡門之外。塵垢山積。人是人非。安能當吾清流

哉。方春二三月。薇蕨漸長。班筍叢生。正須厲齒以飡之耳。然尙有一事。數杯濁醪。更澆胸中壘塊之氣。一楊松風。醉睥視魚鳥濠濮。會心不遠矣。

方春之夜。太虛無雲。望舒一碧。萬頃松風謖謖。人語欲絕。焚香淨几。命琴鼓陽春一曲。披衣而起。循松竹西步。山鳥驚人。以飛曙。螻蟈近水而微吟。危坐高原。九陽山突兀。風帆鱗集。漁火螢光。千里懷人。玄度淸朗。睇聽嗷嗷鴻聲。寄在天末。殆難爲情。不覺行至岑湖。訪兄緯叔兄弟。坐廣庭。剖橙破臘。出薤瓊盞行酒。酣歌忘寐。達旦而去。

三月三日。一時好事諸人在館邀爲蘭亭曲水之會。盡攜所藏書畫。放舟竜采湖中。相與賞鑒。南北兩園。花事盛開。桃李夾岸。麥浪翻雲。意氣陶陶自得。酒旣酣。晞髮箕踞。歌雛騷。傍若無人。日斜停夾鏡坡。達淸湖。望小峨眉及蛾湖遠岫。間茂林修竹。崇山峻嶺。秀發透迤。瞪目曰。此不當天地石壁圖。黃大癡得意筆耶。驚駭嘆絕。抵暮。諸人已倦。乃唱歸。

湖山之佳。無如淸曉。春時常乘月至館。景生殘夜。水映岑樓。而翠黛臨堦。吹流衣袂。鶯聲鳥韻。催起閑然。披衣步林中。則曙光薄戶。明霞射几。輕風微散。海旭乍來。見沿堤春艸霏霏。明媚如織。遠岫朗潤。出沐長江。浩橫無涯。嵐光晴氣。舒卷不一。大是奇絕。

唐人詩曰。山色空濛雨亦奇。花氣霏霏靑蘿烟。合坐閣中閱古談詩。而遙空濯濯。飄搖無際。門絕剝啄。心手俱適。遂摹數帖。然自成吾逸興。不必臨池換鵝蹊徑也。

余嘗入黃龍岩。自龍門關泛舟涉其山之陽。迤逶行谷中。石壁岌業相倚。松杉竹櫧屬於道。人家多住翠微。編芙蓉爲逕。岩頂瀉水入平田。溝澮瑩然如練。循山數里。層巒聳秀。氣勢回翥。而院據上游。右倚洞壑。金碧如霞。柞棫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羅合。雲房黝黑。惟石簷際。疑將覆焉。吾郡二十四岩。茲山之勝。所謂結廬在人境也。

心手適時。削竹爲竿。放艇清流。隨意坐釣於青林古岸之間。大足蕭散人懷。謝康樂所謂北固山下有大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爾時興致。寧減嚴陵哉。

初夏園林微風。醒酒隨意拂苔坐石。聞黃鳥弄聲。而竹陰漏日。桐影扶雲。稍就隱几書所見情致。敲琢成文。足以咏歌。提筆作東山吟。或天籟清發。鶴唳橫空。山雲觸閣。千峰送雨。就榻午眠。而蕭騷之極。夢亦得趣矣。

余嘗與元卿夜登馬鞍山。望舒飛鏡。湖光逼人。流觴相屬。籍艸而坐。忽山院聞有梵音。起躡聽之。知爲小僧誦楞嚴也。叩扉而入。爲疏大義。而僧竟無言。豈世尊默然許可耶。爲進一杯茗。相攜踏歌而返。則松風習習。出谷送人。

陳眉公云。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杏蕊嬌春。最憐粉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盈把。堪贈仳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朱明之候。綠陰滿林。披頭散髮。箕踞白眼。坐長松之下。蕭騷流暢。正是宜人練散之塲。
射雉潘安仁有賦。曲盡其致。雖復小技。六朝人主偏好。特甚。春暮夏初。竹林鬱茂。麥隴參差。卉木蔓發。縱步遲日。有事如皋。所謂痀瘻丈人承蜩之業。意之所樂。雖萬物不以易矣。
寒食清明。舊俗壻墓。會士女麗粧。藉爲踏青之行。余亦挾客抵百花亭。入磬塘銅鼓。有事先塋。長林坐石。時曠野風吹。北邙日澹。烏啼鴉噪。春色蘼蕪。棠梨帶雨。白楊蕭蕭欲暗。已渡小橋訪能仁寺。讀張仲明犬吠花村人歸暮雨之句。足同白長慶古墓纍纍之感。座上凄然。遂循白鶴嶺下。相思河。飲于劉林。滿目山花媚人。黃鸝入韻。夠尊相屬。酒酣興發。與客共作郭生散聲之歌。響振林木。庶幾風雩咏歸之趣。
山雨欲來。必以湖烟爲候。熟梅天氣。乍開乍合。溽暑所激。忽爾風回萬壑。水際發墨。則洊雷震壁。雨下如注。從宙合堂。望湖中奔跳。而奮若人立。心神爽適欲飛。頃刻而返照平林。霞霧交作。黃鳥弄音。不知身在拂菻之國。溜激凉風矣。
龍泉去竜采館十里。劉青田常有詩。其水瑩澈清凉。發竇窈窕靈異。雄雌二口。如日月。池微有香致。蓋山氣石精書帶參差生其上。流磴磴聲中宮角。舊誌不詳所在。有僧開山造刹。遂利羣品。建溪茗山松蘿虎丘次第而集。各置甃中。命駕至山烹以此泉。因較量茶品而爲之詩。水當與石井伯仲。
雪水烹茶。味極清冽。不受塵垢。所謂當天半落銀河水也。偶憶入白水山房。得見世外佳景。是時春雪稍霽。庭敞積素。行眠低地。山白排雲。水壓平橋。水流半咽。萬樹梅飛。幽香自媚。方啜茗破寒。消搖閣道。即未

能幽泠攝心。頗覺清涼入脾。足洗胸中柴棘。

孟秋港西之役。士女禮朱元君。簫鼓不絕者千艘。各爲婆娑按節以樂神。舟中之指可掬也。余發龍門過赭亭。日夕而入港。則港已泊萬人矣。笑語喧騰。樂聲間作。山勢迴合。墟里藏斗峭間。山岳爲應。漏半燎火四關。從山上望白雲中小星萬點。纍纍引貫而入。諸士女畢會。物色駢湧。平明稍散去。此何異天門禮華山玉女耶。至所稱瘞玉埋璧之盛。故遜之矣。

港西之歸。先是以一童子約于衡爲張家山之遊。舟入已待於滸。遂登岩洞。林木蓊鬱。泉源出其上。注下如雨。僧臘塔前布金盡濕。過峽抵庄前。迴折爲曲水之勝。于衡移席於此。流觴大會。倡予和汝。欣賞頗洽。已復從舟泛柳港中。遊釜陽洞。微風斜起。鷓鴣先鳴。猿啼日落。不勝幽澹。若從三峽中坐。薄暮辭去。展帆牕爲賦其事。三嘆地靈。頓令欲送印山之券。

初夏濃陰。橙花郁烈。淡月疎烟。桃堤柳岸。棹歌輕揚。蠷蛄清吹。湖挂魚罾。橋斜鶴影。而修竹紗牕之間。依微讀書之聲。若出林表。故是幽絕之致。政如身處畫圖。人自不覺也。

牡丹稱國色天香。芍藥殿春而開。香色殊不減也。每朝曦未上。露氣方凝。清芬麗遠之韻。卓冠羣品。採之可駐顏澤面。如于闐國龍香一襲人衣。便經月不散。余謂廣南有薔薇露。藏之十年不敗。此露亦然。

松林爲余家左翼。拂雲千章。微風初起。濤聲湧坐。天籟既寂。新月方生。鵑雞鳴於近落。蟋蟀響於西堂。山鳥乍驚。三匝不定。乃攜杯斝。席地聽泉。眞如廣寒之遊。身世俱捐。蘇長公謂世界皆水。人行荇藻中。固非

虛語。

夫竹林可以供箕踞。石几可以供徙倚。竺乾丹函可以發清閟。六經語孟可以備性命。經綸史漢可以恣討論校仇。詩三百篇可以待參諷詠歌。薄酒以澆壘塊。名香以了化機。素琴無絃而有韻。長笛無曲而有聲。清激之氣。與鶴唳相發。穆徐之風。與林水逍遙便可語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矣。

鼆采館清課卷之下

鹿裘鶴氅。湘楊癭杯。鐵如意。竹皮冠。對王叔明畫圖。夏之日。冬之夜。紗牕蔡洞。吾自可上下千載。復何所疲於津梁。

長白洞前。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之勢。而臨湖雲樹。磊砢扶疏。日色若微。千片綴玉。蓋是天清木葉聞之境。余長夏每避暑于此。嘗爲詩曰。樹色朦朧日影微。湖光如玉薄雲扉。若教更聘千重目。彭蠡帆前鸛鶴飛。

陳眉公有言。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輔以讀書。春和景明。觀松陰後湖桃花源。紅霞千樹。絕勝武陵。九陽雲氣。五色亭亭。如車如蓋。挾二三儔侶。尋歷舊遊。座中籍艸。雅歌狂興。雄談高吟。靡減晨昔。而伊人一水。啣杯念及時。爲憮然耳。

三月晦日。諸賢畢集鼆采。雅流彥會。足令逾上英英。照徹山川。曹能始之談名勝。文弱清藻。標雲柯而不扶疎。吳非熊彥先伯仲染詞白練。周顧樂府通雅有致。度林茂之風氣。足散人懷。才情逸雋。吳孟堅朗朗百間。岩壁清峙。而詞致慷慨。所謂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元卿朗豫恬曠。矯矯無能弗新。衍甫通長審細。佐以滑稽。余亦懔暢禪理。託懷老莊。徵列諸賢之長。而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鼆采園館依列水曲。楊嶺馬山峯巒轉盼。倒映明滅。長堤遶浸。夾種荷芰。夏時錦雲爛熳。香氣襲人。舟行

戀戀意不自已。春水方生。荷錢初出。而漣漪碧皺。鷗鷺斜飛。鸛鶴清唳。三五綴立藻荇間。狎不避人。鷺羣黃掌。曲頸淩風。濯濯遠汎。大有爽致。恨不令逸少見之。

雲岩直嵩山之南。去鼇采五十里。松杉蘿逕。數百步始至其顛。兩崖崚嶒。怪石盤踞。若蛟龍欲攫起。乳竇虹垂至地。雲氣觸石而飛。異時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朮之夫。往往棲托焉。今歲久無遊人輒寺廢。聞雞起舞。鵑聲感亂。皆世之有心傑士也。而膺聲嘹喨干雲。足發秋興。余昔嘗觀彭蠡最勝。五湖之畔。豐艸平沙。千羣爲集。夜靜聽其爭棲競啄。宿水眠雲。悽愴夜月。歷亂湖烟。幽賞之致可掬矣。

古之隱者。不必盡岩藪之士。達情任運。冥心出處。庶幾孔子之所謂時。蔣詡三逕求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視終南捷徑。故自優德。

吾邑山奇以廉。水清而駛。雖復原隰平衍。而砰激爲多。故其俗矜名嘉節。稼穡場圃之利。足有餘資。而失之嗇。世家文獻不絕。民間特以賢勝。余讀張濱之詩曰。鶯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民生淳厚之風。概可見矣。

陳眉公云。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有意態。得畫家寫生之趣方佳。又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才子書素練以飛觴。佳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乃措大賞花耳。

屠緯眞先生之禮武夷君。以癸卯仲秋至鉛山。先期尺一要余。至則日入崦嵫矣。余命駕追及大安。漏半

始抵分水關。石壁千仞。嶂削不可以緣。而涼風吹月。時照望夫諸山樹影縱橫。泉流界道。若龍蛇走陸。而黃雲繚繞。第手撫摩崖名。尙可辨也。僕馬稍疲。乃促酒家出數爵澆之。以敵寒氣。平明入崇安。緯眞先生對談精神契於夢寐。舟至武夷。由雲窩登接筍。涉天游觀。縱觀九曲。閱魏王子騫以下十三眞人蛻。幔亭玉女。四盼無所不矚。凭欄少頃。噫氣浙瀝。空谷中起。山外蒼莽暝色。亦隨飛鳥而至。淸波縹碧蕩壑。如龍鱗片片。又如返照侵壁。然側耳聽下方鐘鼓。覺身在鈞天上也。須臾月出高樹。命童子刻燭分韻。達旦戀戀不能去。詩成凡十章。各翩翩有拂袖遐舉之意。日高舂。緯眞先生始解纜別去。茲亦天地間一快意遊也。

鷲湖爲邑鎭。山周迴四十里。高頂三峯。揭秀石井在其足。舊傳紅鵝育子于此。羽翮成而飛去。四賢祠在焉。據高乘勝。繚繞千秀。杳靄參差。吾道東南一泰岱也。祠旁有仁壽院。唐大義禪師所建。手植羅漢松尙在。廢者久之。而養上人一時戒行。授徒特盛。松枝復茂。人士齋施雲集。俯仰空祠。爲之慨然。

松林東去里許。楓櫧千株。每霜時紅紫間作。點綴成林。夕陽弄影。艷色奪目。葉盡而子出。如素梅千樹。蓋臨風扶賞。耿耿撩人。不獨勝於二月花矣。

從河口望九陽山下。月色橫空。江波如練。吞吐林光。頃而風色陡寒。大王灘聲四起。月影波濤。光搖噴雪。山岳沸騰。使人毛骨欲竪。想枚乘觀廣陵之勝。故應未知夜色之奇。

于衡弟自橫林來訪余湖上。抵暮攜觴飲於月下。酒酣命童子走里許網魚佐酒。是夕興豪。舉盃歡謔。舡

籌錯雜。已而登舟鼓棹。歌滄浪一曲。四顧寂然。惟村邊水碓軋軋作聲。與寺鐘相應。于時山月半沉。湖烟乍合。看漁人舉網水際。身世兩忘。不覺雞已再唱。遂登岸而別。

太華峰頭玉井之蓮十丈。誕言之也。吾近取之竈采南園之陰。清漪數十畝。湖光可鑑。荷葉之盛。一望如白地。明光艷碧傾人。而素馨之色五里嗅聞。每斜陽月上。泛舟其中。一壺清醑。離騷獨搴。雲光學扇。露氣澄鮮。或勸碧筒。或引清泉。於是童子唱竹枝之歌。佳人賡採蓮之什。摘房剝藕。舉觴相屬。醉而枕藉乎舟中。而星稀河漢。斗傾東南。夜漏不知深淺。忽爾雙鶴唳空。蘧然一覺。披衣及館。則東方已曙。百鳥前隗矣。顧見澄渚朝荷。猶熒熒如玉。衣裾杯斝盡作香脆想也。

九石港之觀競渡。比之錢塘八月之觀潮。岫鄣高深。霞峰隱日。潭水登瀦。清深鏡潔。下至龍門關。皆浩蕩不礙檝。檝試舟者以百數。兩岸士女雲集。買舟結客。立幟懸賞。故渡者益競。歌人麗妓。幔不停聲。出舞衣綵扇。及酒菓之屬。互贈爲樂。而千指並發。如潮頭初湧。波濤抗山。濆沫濺人衣踞。傾而復定。蓋余挾諸客登張公殿。坐天牖岩頂。飛蓋置酒。縱觀所如。茫茫一壑。殆同蝸角之鬬。楚人哀屈大夫爲綵絲角黍之戲。事創三湘。風流百世。要其寄意俗所不傳。形骸近之耳。

月夜同友人飲舟中。酒罷就館中偃息。柳邊殘月。橫入床幃。牖外流螢數點。恍春星乍墜。曉鳥鳴於樹間。如數部鼓吹。因不成寐。披衣呼元卿共棹小舟至夾鏡坡。望東方日華將出。雲彩皆成五色。已回棹出外湖。泊荷花深處。香氣襲人。遂各折一枝而返。

白鶴山壇石鼎足，居然可坐。不異西湖澤公三生跡也。夜陟其顛，見兩水練光燭天，星斗微茫，忽聞溪頭鶴唳，波上雲生。客有吹洞簫者過焉，訪之知爲友人某也，引之以談，月落辭去。

袁紹之與劉松爲河朔避暑高會，魏鄭公荷葉傳席，碧筒勸飲，二君故自豪爽，然不如陶淵明北牕高臥，清風颯至，自爲羲皇上人。

白水山房水色如練光晶發，山周廻岌嶪吞吐之氣，觸水而起，日在東方，首得照者惟天柱，下觀白雲，偃臥陵塹間，故尚暗未可辨耳。天柱與鯉魚對峙，平岡在其南，迭爲賓主，然不能徑抵，循趾側阬中，度天杵稍夷，平岡鯉魚壁懸而壑亭將臺，楊梅間匿而出，經之者如緣如折，如雲中墜，如井間出，先後呼之不聞，而莫知其所首尾矣。皆先隴所在，而平岡有龍牀，石氣絪縕，蒸人尤奇。

吾邑中山無不天台鴈蕩，水無不桐廬嚴灘，石無不靈璧太湖，即柳之記鈷鉧潭，僅以偏得之，令丁甲百靈移之吳越，游蹤豈少哉，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

吾邑西觀音石，三峰透削，山山盤互，竹樹葱蒨，衆壑趁拱，猿鳥之聲俱絕，覺與世界殊，第恨水脉不鍾，非完境耳。

遠山宜秋，近山宜春，高山宜雪，平山宜月。吾頃歲在平岡天柱之間，林崖水雪晶然，而虎豹深穹，不可夜到。湖上小峨眉蜿蜒坦迤，澄影清波，山上四小松亭亭如蓋，余與孟堅諸君行散鏡坡，過斷橋徑抵其上，鐘聲初動，水樂鏗然，四顧嗒焉無聲，童子布席出酒殽，野坐商略今古，而山鳥乍驚，依回三匝，諸峰間出，

河舶漁火微明。風颸颸其斜拂天末。孤鴻嘹唳可聽。余感而歌玉露楓林之句。岩岫峒牖。叫峭互應。若孫公和蘇門長嘯。鸞鳳之音。數部鼓吹。已蹋歌至顛。循楊嶺馬山。狻猊箕踞。龍蛇翔躍。風景雲物之美。迅至山河萬里之勢。居然足下。茲山在海汭之間。若遠若近。若高若平。夷於蒼莽。貿貿焉玩其勝也久矣。況有所謂登臨者哉。蓋余之得遊。自行散感興中發之。非夜月不見其妙焉。山川有待。而興要自不可不知之也。

天牕岩在九陽第一。山頭鬼工鐫鑿。櫺簷畢具。每月影落射其中。波間蕩漾。若搖丹扉。然非人跡可到。下有蓮塘數十畝。清江一碧萬頃。余每乘月泛舟。奚童吹洞簫。聲錚錚裂石穿雲。繞岩而渡。徘徊縹緲之間。冀有所遇焉。

余以秋冬治詩史。春夏治文義。旦食露葵。晝遊近阜。彈琴於據梧。擊壺於前檻。抑於夾鏡。馳於峨眉。烹茗竹壚。晤言一室。常恐俗物來敗人意。清受之福。不盡饗之爲快。

吾家大阮定之光祿。神懷挺率。少有詩譽。林下風致不淺。每憶九日陽山之會在目。而酒壚雖近。邈若山河。俛仰李曹。殊增鬱悒。

清湖抱峨眉數灣。兩小石梁跨其下。當其青天不動。翠黛無波。晴光似鏡。憑夾鏡坡晚眺。亦一樂也。雲陰之夕。澗泉噴沫有聲。如絡緯機杼。從水石間出。不知身在銀河也。豈下有龍宮夜不扃耶。

古詩曰。冀飡圓丘艸。欲以還頹年。天地一壑也。萬物一瞬也。人世擾擾。無非可憂。知命俟盡而已。山林之

中。緩步晚食。把酒聽禽。暈晴較雨。鋤月種花。適意一室之內。造化不能移吾志。安知問年哉。

洛陽牡丹。爲天下第一。延丹青越。不得比其下乘。蓋中土和氣所鍾。寔多姚黃魏紫。一接頭至直錢五千。吾家西園三臺數本。擅心蓮蕚。飛紫垂緋。豔陽之月盛開。當不減越州。每名士聚賞。置酒邀懽。留連淑景。皓婉青娥。俱不肯休。余感慈恩。玉露之題。足備沈宋元白之遺。然亦不甚發其品。因與友人把袂聯詩以紀其事。詩成聊寫其韻於此。詩曰。灼灼臺前卉。英英日下姿。金莖初酌露。玉魄乍凝脂。中酒朝霞似。聞香國色疑。樹培元氣早。花數洛陽奇。藻思葩紛吐。檀心品自私。姚黃寧論貴。魏紫未須規。置酒喧金谷。裁詩醉習池。霓裳空外舉。仙掌曲中移。上客稱供奉。佳人出越施。聲華傾蕚綠。清艷絕楊姬。買地鄰隋苑。攜家卜洛期。不愁芳賞歇。自有殿春枝。

西湖靈隱。八月桂子香聞數里。豈月中落耶。桂之品三。黃白爲次。惟丹稱上乘。紛芳郁烈。時有甘脆之味。舊聞得靈隱種植于石林。久而鬱茂干雲。移其四爲天香亭。丹葩耀日。翠陰漏月。倏而涼風飄墮。子與花霏。一夕夢諸姬乘鸞翩翩踏歌而下。一少者歌曰。赤豹文貍夾玉虬。清虛宮殿不知愁。石梁甘露金莖色。借爾金門消渴流。霍然而醒。彷彿餘音嘹喨在耳。

陶淵明不解音律。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余性疎嬾。嘗三學琴。略知大意。不肯竟學。每靜夜興至。輒命香一炷。爲鼓歸去來一詞。音調不必甚諧。而幽意冷然。依稀烟霧披衣起視。松梢月上。鶴鳴嘹唳。覺此時世間齷齪無可復語。視淵明無絃琴不啻過之矣。

每歲七夕。余感牛女之期。率內人陳瓜菓羅酒脯爲乞巧之戲。丙夜正西。輒有白雲奕奕。散采五色。俄而月垂素景。河截蒼流。靈雨祁祁。隨風入蓼。豈巫山賦就時耶。每念古詩那堪一年事。長向一宵說。想靑鳥於黃昏。拭淚痕於隔歲。意未嘗不躊躇中夜。泣數行下矣。

東坡王夫人云。春月可愛。秋月使人愁。余謂春花灼灼。自覺嫵媚。秋花慘淡。正自令人憔悴耳。

阮堅之云。淡酒小杯。久坐細談。非惟娛客。亦可養生。此深於語酒者也。

莊生夢蝶。栩栩不知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蘇長公以賦赤壁爲羽衣道士。大有變化。然非幻妄。吾嘗於綠天洞閱古圖書。摹帖擊壺。倦而就榻。成然而寐。神騎玄鶴。凌斗躡星。扣閽闔而進。徘徊於空中。俯視九州。沉淪雲海。覺可痛者久之。始悟二公於此。登彼覺岸。

黃梅雨時。科頭箕踞。方與客聽鶯。而遊烟如絲。微風似捲。爽籟既愜。幽意相尋。遂拭潤琴書。商略棋局。因憶昔年登滕王閣。望西山黛色。雨氣從彭蠡來。漁舟浮泛。魴鯉呼餞。命烹雙素。貰酒十千。痛飲不置。年來人事參差。無復往懷。念之無已。逡巡有簑笠循岸而來。遙報新水得魚。換酒。余始爲之一暢。拋帙而起。命二三子繞舡而歌。以揚梅落之韻。

蘇公赤壁二賦。前以七月既望。歲甲辰。余以是夜泛九陽港。爾時月明如雪。山黛如烟。水錚錚其寫韻。風寥寥其鳴絃。逶迤北濟。抵天牕岩。陡峻橫絕。怒起岧嶢。足空人心。左據河渚。漁家村落。編柳成逕。插籬爲門。燈火熒熒。尙理罾網。蓋始褰裳而登。縈紆而進。窺蝌蚪於牕櫺。探文章於天漢。已乃露泠猿嘯。淒聲動

人。返于舟中。而杯盤狼戾。遂解天吳之弢。鼓天風之珮。兩崖盡鳴。千峰若應。楓丹楸碧。蘆黃榆紫。攢嶺成紋。綴壁皆綺。而江光掩映。白如練氣。如晶東望方山。西望范蠡。想高帝平陳之雄。塗山導岷之烈。嗟哉乎。時移事変。河山豈別哉。罷而披襟。當風順流。龍門章山高揭。街鼓漏稀。葡萄汲井。蒙頂烹茶。醉而復醒。二三儔侶縱談無涯。莫不情暢神爽。目飫芳佳。俄而驚風暴作。洪濤出沒。長年既懼。諸客告休。謝安石有言如此將無歸。村雞咿喔。遂爾改陸而別。

余暇日嘗作書與方子豐曰。僕於世務既不經懷。又性癖嫺無比。一月兩盥櫛。客至箕踞對談。嘗慕仲蔚蓬蒿之爲。近編柳塞逕爲門隔凡扁舟還往。疎放自安。託懷玄勝。近踵接輿遠咏巢許。而精神滿腹。無讓情致。

秋色遂爾蒼然。平楚一眺。艸木魚鳥各有翩翩佳致。含珠山獨當宅南一面。登樓注目。夜生光怪。臨風分月。所得故應不貲。

余甚慕武林山水。西湖六橋之間。五雲天竺之上。桃李芳菲。澄波漪綠。周迴佛刹精廬。吊古寄懷。每欲買田置宅。鉏月種梅。異時令子孫葬我必於孤山處士之傍。然後爲快。

戊戌夏五旱甚。里人雩于鶴嶺。余至壇請得用仲舒繁露故事。此壇左帶平湖。右臨長薄。深林蓊鬱。尤易興雲。須臾紫雲踏起。甘霖登降。雨氣直射注于鼂采。始從步下山。過相思河。望龍門而歸。賦詩以續雲漢。

峨眉山下具五湖之勝。吳越閩楚遊人經河口殊不之知。自湖上至汭口三五里許。有百花亭。銅鼓潭。新

閑寺楊公嶺岡阜重複林楚拔秀又三園鼎峙臺榭間作沿堤桃柳疎媚斷橋流水蕩漾花紋樹陰交蔭喉鸛文魚鵜鷹翡翠荷芰蘋荔隨處而有濯江滌塵聽濤洗慮此可坐勝陳眉公云茶筍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牕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許賞無過此時

吾家瀛洲小隱門前有池東南阡陌條暘波水交流每雨則波湧若輪四面側湖入竇采池上豫章之蔭十畝靈山九陽倒景其下左右楸桐竹槐負日俯仰細鱗游泳水木明華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天牕岩下得泇田數十畝田上承岩水灌爲塘種蓮出嘉藕村人採取鬻諸市常以三月五月八月游伎豔冶浮舟作劇摘碧筒雪臂佐酒爲樂故余有半酣驅逐諸蓮女九石山前看打塘之詩

清湖承相思河九石港之水匯爲大淵經峨眉山岡阜疊起長津深阻競流而下黛甲素鱗晨鶚夕鴈汎濫其內歷三石梁捍注始通大江余生長其間每中宵月出輒攜小童獨行夾鏡坡上袖手哦古人詩達旦不寐率以爲常

邑中西關外一湖三春九夏紅蕖覆水亦名西湖湖上長林插天崇岡負日樹攢其頂道觀精廬往往側水廣未比淵小足習靜矣

余冬嘗居慕田舊時山庄稍葺敝漏更作酒館以益行客山中四面竹松葱蒨綠縟門前白水夜燭岩際而時復積雪庭敞盡素諸岡若封豕長蛇古道人跡稍或可辨曳杖尋周佛章法諸院後有崇嶺山人架

閣於顛。西對天柱。令人灑然。不知秦漢春秋矣。

湖山之於達人。蓋兩相得。高妙之士所居。其下自有王氣。謝公名墩。子眞棲谷醉鄉。蘇堤往往而在。所謂艸木禽魚皆得出祥光發清音。非虛語耳。

蟹至秋冬之交。卽沿江順流歸海。姑蘇近海爲盛。華亭三泖白蟹尤佳。吾鄉之蟹來自新安。皆酒致之。而鮮者特少。邇年以重價購之。頗得妙品。青楓白露。霜薄鶩瓦。月色寒瑩。剝煮堆盤。清酒一壺。對客二三。談飲於松林之間。丹膏流液。翠靄含清。雙螯共把。巨觥獨持。想緯蕭之盪浦。擬鐵網之沉江。余謂是物殆兼清遠之致。譬之詞家楚騷之體也。憶宋人滿腹霜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於杯。不覺失笑。因稍拈筆成詩曰。散髮青天下。雙螯手自持。金膏丹鼎液。玉骨海風吹。只合娛南客。寧忘寄島夷。一壺清醑罷。爲誦楚騷詩。魯望襲美酬咏頗具。其於風味去之特遠矣。

余家湖上。周遭有田數十畝。每坂上春畊秋穫。原田高下。野農驅犢。稚子蒔禾。麥秋方至。稻花實穎十里之外聞香。或時桔槹運汲。湖波湧起。勞歌互答之聲。婦子饁于南畝。月下桑間。殆成擊壤之咏。了然可圖。嘗試艸履葛袍行散松下。微陰欲雨。蛙聲聒人。見野老爭席。衣肘盡脫。爲盡數杯。不覺陶然。彭澤令有言。班荊坐松下。數酘已復醉。父老雜亂言。杯觴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可謂溯流風而獨寫。沮溺耦畊。伯成避世。何適不樂。良有以也。

九爲陽數。九月九日爲重陽。鍾太傅受帖於文帝。思以束菊助彭年之術。桓公龍山。參軍落帽。故爲佳會。

余於甲秀西石林登高見南來諸山遊人載酒觥籌交下歌聲妙舞白雲不飛意似未厭復登九陽樓極目大河蒼茫千里林壑松杉青靄向夕而潭空水落層冰微波憶曩時從定之家叔泛舟陟峻飲于山頂方與諸君約爲赭亭龜峰之遊後俱不果由今視昔不免酒壚河山之感臨風大呼命酒一斗歌青天有月來幾時大醉而去

陳眉公云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又云不能卜居名山即於岡阜廻複及林木幽翳處闢地五畝築室數楹編槿爲籬結茅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菓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灌園雍艸置二三胡牀着亭下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弈以遲良友凌晨杖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

山居雖遠兼味而頗饒清給吾於蓮屬取其房之實藕之甘菱屬取其芡之溫藻之秀木屬取其笋之韻菰之妍菜屬取其蓴之香葵之恬芋之滑又桂可膏菊可苗梅可醬佐以鱠鯉烹脯談農圃而話琴書假寢日夕以樂盛世即大官之奉何以踰此

負屋之陰松林萬樹有樓翊其南天宇澄霽微風乍拂寥寥刁刁衆竅皆鳴登覽極目見網集澄潭帆隨返照昏旦變候靈山七十二峰淒清奇拔插天如洗盡成劍戟之文倦而思息展臥湘榻聽濤聲四起故不啻廣陵入夢也時雜山鳥鳴蟬野意悠然如吾伊韻語嘗聞古山居者至梯松縋雲然不若樓居便安得謂仙者不好之耶

孟堅有茶癖。余蓋有同嗜焉。異時初至五湖。會使者自吳越歸。得虎丘龍井及松蘿以獻。余爲汲龍泉石井烹之。同孟堅師之叔闍品彈射。益以武夷雲霧諸芽。輒松蘿虎丘爲勝。武夷次之。松蘿虎丘製法精特。風韻不乏。第性不耐久。經時則味減矣。耐性終歸武夷。雖經春可也。最後得蒙山。瑩然如玉。清液妙品。殆如金蓀。當由雲氣凝結故耳。予所飲過三十杯。孟堅叔氏俱不能予十之一。則陸處士盧仝輩焉得擅其勝乎。孟堅又以虎丘比閨房之秀。蒙頂故是林下風致。知言矣。蒙故蜀道雅州。今獨行魯之龜蒙。要自不可曉也。

甲秀園樓前臨湖。有絳桃數本。間以芙蓉垂柳。仲春之月。桃始華。灼灼然。日文酒佳會。衆客舉觴。幾爲樊夫人之戲。吾聞得綏山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正不必爾也。秦人已邈。流水空存。韶華過眼。第可青州老從事耳。余讀張正見之賦曰。萬株成錦。千林似翼。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綏而流芳。蘭膏夜炷。明鏡朝妝。舒若霞光。散如電彩。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女。殆彌精工。故不如謫仙春宴一敍。寥寥數語。大有達懷章法。院在天柱峰北。雄壯宏麗。蓁林之翹楚。歲久就圮。吾嘗與孟堅經其地。勝在半嶺。飛瀑之聲與松籟相應。拂雲而起。濺沫如玉。老僧具袈裟導引。稚子烹龍團爲餉。坐石相視。因憶吳元卿故素心人。恨不共賞。徘徊者久之。

甲秀園樹梧檟之屬畝。樹蘭桂之屬畝。樹桃李之屬畝。其樹荼蘼長春之屬不能十之三。柔其枝以爲屏焉。寄傲軒南獨盛。當春發華。燦爛奪目。澄景媚人。如百里錦幛。攜尊往集。香氣襲衣。裾杯觴輒經時不散。

余絕賞其豔澤。梁元帝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其致與此花不遠。

山陽聞笛。悽愴感舊。故是情癡。距可累作達。嘗憶往歲同諸賢畢集舍北桃堤。湖水寒芳。淩波飛藻。爲樂無涯。今花然樹色。苔盡波文。雖數經過。人已不逮。不勝怨悼矣。

佛家以七月之望爲赦辰。供盂蘭齋會。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徼福田利益。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佛說大地現青蓮雨花寶珞。類皆此象教耳。

癸卯除夕。余治臘酒。聚家人共飲守歲。既罷。復張燈從孟堅館中大醉。分韻賦詩。覺迎人燈燭。牛斗虛簷。梅花含嗅。柏葉分香。遂懸藜於寄梧軒。解琴鼓陽春一曲。而雪花爛熳。銀河錯落。闌干隣雞三唱。彤雲乍捲。少選朝曦入座。白板生光。循湖探早春於高壠。問芳艸於平林。郢里舊歌。飛揚故態。駸駸殊有生氣。作賦客當荊楚日。題詩人訪灞陵春。蓋不啻實錄焉。

陳仲微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石航可以載天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余繫艦入武林。歷嚴州。望桐君而西。羣山蜿蜒。三江會合。而七里巃嵸。驚波鬬激。秀壁雙峙。上有東漢故人嚴子陵祠堂。孤峰特操。並立千仞。一登其上。覺清風襲人。毛髮爲竪。使人有芥視功名之想。此豈祿餌可釣。石航可載者乎。

西湖六橋之間。兩行間植桃柳。不樹他木。春時花飛絮落。聚可成茵。游士擁麗人寶馬。更相枕藉。噱談欣賞。人自爲景。走械鬬鷄。六博蹴踘。無日無之。橋下有洞。通步畫舸入裏湖。倦蓬下時。聽大堤人語如谷中響。余嘗從馮開之先生宴游。皆吾黨名彥。遍覽湖山。舟中酒艦如飛鳶。站站墮水。岸上屋廬蔽道。青帘時出。長松之標。妙致正自不乏。

杭士女花時遊西湖。列艦排雲。斜風而渡。不避觴客。頗具游膽。

孤山爲林處士舊隱。塚畔野梅數株。已非故植。第以韻勝。誦暗香疎影之句。雅與處士神會矣。山麓下岳墳檜連理以上。亦大奇也。山南有于忠肅墓。南北相望。可慱千古詞人之涕。

南北兩高峰自五雲天際分支。其麓四出。余過大慈至虎跑。眞珠二泉。出循慈雲嶺。行討吳越南宋故跡。下玉岑南至風篁嶺。窺葛洪煉井。徑路參差。行人頗類亡羊。烟雲俄合。余亦黯然立林麓間。得一童子前導。始得肩輿而返。

吳越郊原多治蠶桑時。少婦倩女。淡妝索手。提筐出採園田一望。輕裾薄穀。舉袂相屬。笑語之聲相聞。何異桑間士女圖也。每夕陽言歸。小舟盪槳。斜風微起。偎船競渡。宛在之態可掬。所謂採蓮從少慣。十五便乘潮。寄興不淺矣。

姑蘇虎丘。吳王闔廬葬處。所謂金鳧玉鴈。銅蛇水精。白虎之氣。見怪秦皇者也。余嘗臨劍池。兩崖側立千仞。寒泉噴沫出其竇。坐千人石。清泉平砥。斷磵益奇。既度清遠。息於浮屠。聽空中鐸聲。風泠泠從簷角下。

中人甚適也。陸羽泉較劣慧山。命烹一掬。聊以咽肺。此地游踪成市。故是雜落間景。不當引西湖比也。嘉禾郡城皆水。烟雨樓當高阜之勝。琱牕綺閣。四面臨湖。然其妙在輕烟拂浩。山雨欲來時。夾岸亭臺。乍爲明滅。而漁舩酒舸。微茫破霧。第聞櫓聲咿喔耳。余嘗吊黃學士。與友人一登。但不知霽時作何狀。恐未必過此也。

豫章郡江閣。滕王絕勝。帝子風流遠矣。而步欄選幽。浩渺無際。尤妙在德勝之。龍光與豫章臺龍沙在其後。名僧韻士必居於此。松杉千本。夜半隨風作濤。謖謖出鄱陽。碧色相映。夢寐旌陽。消息會心不遠矣。

憶昔姑蘇信宿天池。登華峰絕頂。痛飲挾香亭。假吳娃雙槳載至虎丘啜茗。觀生公點頭石。清遠碑記。想像夜泊寒山江楓漁火。今猶懔懔胸臆間。而三年踪跡。撚指如斯。使人情惆悵。何能已已。

武夷最爲工巧。水可舟尤勝。其山在羅浮雁宕伯仲之間。峭削恢幽。差勝武林。西山借士木宮觀以成其概。夫以太華之險絕。峨眉之神秀。太和之偉麗。天台匡廬幽邃。祝融太岱挺拔。終南曠蕩。太行逶迤。金山孤特。五臺王屋。玄岳嵩少。名勝所在。非許椽濟勝有具。佐之以緣。終身向往不至其地。王逸少汶峨之興。致嘆於益公。難言之矣。

余嘗夢登九鯉之山。與孟堅坐水晶之宮。左拍龍洞。右握玄珠。觀飛瀑千尋。搖曳出沒在赤霄之間。俯視九濬茫如。孟堅出綠字金簡相示。是時孟堅寔在九鯉。余蓋以神會也。于鱗有言。與君非一身。意氣乃合并。信然。

六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向東粵歸道此六花紛霏峻崛爛熳幽香侵人幾欲嗅殺此不應梅癡耶而絕致忻賞從肩輿上大叫逋仙豪客此時興致寧復自減古人

杜子美促織微細哀音動人之作初謂偶然及入豫章都城秋涼作客四壁寒蛩而一燈熒熒憶縣黎夜話白雲舍冷不勝凄然乃知此老體物之妙造境愈淡造語彌精

昔在豫章訪友人陳公試不值過一酒家索飲散步松林忽迷去路抵一山坳得樵者引出復與劇飲乘月抵城道建德觀問魏華存丹井惟有湖水涵湛而已遂書一絕于壁云七星臺畔訪金仙蕭索松聲萬籟前山月不知秋洞冷夜深猶下碧雲邊

己亥夏五同元卿衍甫曰飴諸子赴省貢試過彭蠡泊舟吳越王廟前相與躡屐而上因尋壁間甲午歲舊題則已蝕于莓苔獨歲月姓字無恙悽然生感復索筆留題而去過墟頭買酒慷慨悲歌相視雄飲會風雨雷電大作須臾几案之下水已浸淫尺許鄉人相呼以爲隔江蛟起因冒雨登舟是夜風聲撼水終夕不成寐至今尚病痺云

秋時霜風初起楓林黃碧行弋陽江鄉溪餘千古城之間大是奇勝十五日過瑞洪見鄱陽萬頃遡趙家圍涉撫河西風大發卽日下章江門沙磧東上莽蕩曠遠令人意興凄然

南楚絕無砧聲余道錢塘抵姑蘇憑觀水陸遨神清渚闊練光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天目九子諸山爭氣負高含霞斂黛荒村斜照廩慄驟生飛蓬夕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雙杵徹巷隨斗低昂益以孤鶴舍

唳。游鴻遠吟。旅衣苦單。游子嘆泫。殆難爲懷。不可具說。

余嘗憶十二三時。從家大人北宦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衞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淇園綠竹。莘野羲陵。間七十子遺跡。孟嘗信陵豪舉。又覩銅臺淪沒。鄴水北流。夢寐千古。友生寥落。無可與語。竟夕永嘆而已。

余少多病。輒喜爲養生家言。而黃白玄牝之術。談者亡慮數十家。皆恢誕不經。嘗遇李煉師于鷺湖。其言曰。大道嘿嘿。不在多言。大道悶悶。要在守中。漆園生緣督以爲經。可以益生。可以延年。蓋謂守督脉也。黃庭經所謂靈根華池卽此。君不見鶴乎。雲而騰飛。霜而嘹喨。意氣翩然。得而常自俛頸藏口于翼。立而宿莽。彼固有所守也。故其壽千歲。夫養生者亦若斯矣。余善其言簡要。通于大道。因請授其術。行之頗覺有驗。但余塵緣未脫。不能卽勉斷家事。裹粻入山。嘗以竢異日矣。爲識於此。

屏居十二課

黃東崖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屏居十二課

屏居十二課

閩黃東崖著

一晨齋

余晨起持蔬素者十載于茲。非有所慕于釋氏也。自惟此生日汨沒腥羶中。宜略有虛淡之頃。況晨起尤旦氣未遠乎。聞北方暨江右新安人。日多止再飯者。今三餐果然。于分已過。老子曰。君子以虛其心。實其腹。姑卽實腹。寓虛心之義。理亦適平。周顒自謂山中赤米、白鹽、綠葵、紫蓼。頗不乏供。茲所供非特葵蓼已也。復何難堪之有。惟未免食雞子牛乳之屬。助養穀氣。此後當幷斷之。

二晚酌

午前從不飲酒。惟晚刻稍酌數杯自娛。有人勸余勿飲晚酒。云夜氣宜靜。或午飲乃不妨耳。余不能從。觀宋邵堯夫安樂窩中。晡時輒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知亦嘗得趣于是乎。自春秋佳景外。夏日長晝。力易倦。冬夜長。夕眠難穩。微酒將何以伸縮其間。計一歲可得三百六十壺。入老子腹中。對客不論也。昔孔敬林有田歲得七百石秫米。不了麴蘗事。嫌其太多。王无功待詔門下。日給酒三升。蘇坡公自云。終日飲酒。不過五合。又覺太少。二者之中。余其有以自處矣。

三獨宿

宋人稱張乖崖寢室之內有如僧寮抑尙不乏沙彌行者余獨身而已每寢門晨夕啓閉率自爲之未嘗有一婢一僕之侍諸相知屢以爲言余閱方來山侍郎雜記有云同年定州守吳某年九十餘每出遊並無僕從或訝何太自苦答曰此身會有獨往時吾姑習之使慣爾此險譚也而亦有至理存夫人之有寢興猶其有飢飽也動靜無時作止隨意奈何以此事煩人或至于老病不能躬親則亦已矣明知爲太孤僻性難強調亦非敢以此律人各從所好

四深居

深居與簡出一例昔有風雨寒暑四不出之說余非能然也惟每月出可二三次遇報謁客輒遲之積數客至必不可已者始勉爲一行嵇康自云性疎懶常小便故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彼雖慢世之言酷與余類余年業六十餘舊交零落無幾日俯仰少年新貴之間有何容顏至步入公府尤所厭惡近日解敬老憐舊者幾人乎閽門養威重既非其時出門交有功亦非其事祇斟酌于疏數之間寧疏毋數焉爾

五莊內

禮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弔之可也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又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二端者余恆疑之謂君子終年不宿于外一外宿卽僭于弔喪則所謂考德問業之功亦無幾矣且妻至七十妾未滿五十尙同寢處意

惟登徒子及錢鏗斯可耳。余待內人頗莊。平生未嘗同席食。傅爲怪事。顧已四十餘年。習焉安焉。偶句日一入內。畜犬羣吠。所娶妾僅留有子者一人。踰三十卽從獨居。余所謂越禮之人耶。友朋中或齋館不設牀榻。余目笑之。彼輒以不外宿爲解。噫。余所謂越禮之人耶。

六頷兒

性懶教兒。聽自從師取友。次兒遂坐是廢學。雖時增恚怒。莫能改也。久亦廢然任之。昔云丹朱不應乏教。甯戚不聞被箠。材質眞有限。教復何施。若夫良馬見鞭影而馳。又非區區轡策所煩從事也。余長支稗男或頗可望。猶子有嚮學者。顧未知家運何如。吾輩要令讀書種子勿絕。其能成功。則天也。兒有來白事者。領之而已。王茂宏稱相與有瓜葛。既屬過寬。曹窋被笞。亦非情理所宜。此事在天人之間。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姑爲譏防出入。俾勿流于小人之歸焉已矣。

七弟過

二舍弟可冲可亭。旬夕一再過合飲。非惟談笑稍洽。亦家事有宜相商者。伯兄風格高峻。既不可強致。間以鄰近某熟友參之。語不至譁。飲不至醉。陶陶然至初更罷。媿不能如魏楊播、楊津兄弟聚廳同食。隔障共息。略存其遺意而已。追念母謝太夫人在時。見余輩分梨讓棗。以爲笑樂。又仲兄餘菴公誼最篤。每數夕不相聚。首亟遣僕走問。攜肴酒先之。今皆不可復得。更闌酒罷。黯然自傷。始知前者之爲勝事也。按古兄音荒。說文許榮切。入更韻作薰。而獨無讀如胸者。觀古人以叶桑岡狼可見。顧今用之。亦如古作荒薰

讀寧不失笑。

八朋來

蔣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號二仲。舊嘗狹之。年老乃悟其旨。余里中交遊非乏。或居遠。或務繁。鮮能頻過從者。有一二佳友。可與賞奇文、析疑義。其人亦復經旬不一相造。陶之有南村鄰曲也。李之有城北范居士也。杜之有朱山人斛斯六官輩也。談何容易。讀劉夢得集云。裴晉公有雪夜訝諸公不相訪詩。滿空亂雪花相似。何事居然無賞心。是知好客難招。昔人未免寄恨。劉答之云。遲遲來去非無意。擬作梁園坐右人。亦可謂善相酬唱者矣。余非敢謬擬前賢。有爲我劉白者乎。余日望之。

九鳥夢

凌晨每于鳥未鳴時起行。似鳥猶在夢中。余昔官京師。供事經筵。恆早出。其詩有昧旦先鳥醒。中途遇象回之句。蓋紀實也。家居何妨高枕臥。而宿習已慣。輾轉難安。用以吐吸清虛。驅除醉夢。亦一策乎。衞生歌云。秋冬日出始求衣。春夏雞鳴宜早起。則又調攝資之矣。度鳥意必以晨飛較健。啄食有方。鄭風士女于雞鳴昧旦之頃。則以弋鳧雁爲圖。人與鳥智若相發。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子弟輩有懶惰貪眠。日高未起者。眞一鳥不如也。韓退之詩。喚起牕初曙。陸放翁記山中雞三鳴後。聞架犁則旦矣。喚起、架犁、二鳥名。

冬夜長。夜半卽醒。欲強伏枕上。未能也。輒冒寒起。意不欲勞苦僕輩。先宿有爐香。或懸點香毬爲度。自撚小紙條炷之。昔張橫渠之著正蒙諸書。或中夜起坐。取燭筆之于紙。自云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人應接耳。按此亦非格論。吾輩案下觸踏。無所謂多目星。安得有如許精力乎。每危坐至將旦時。蠣牕忽白。此一段光景最佳。孔所云學達。釋所云定慧。老莊所云虛室生白。其義一也。惟學故達。惟定故慧。惟虛故生白。俗有明明白白之說。亦同此意。天明則牕白矣。要于心目恍忽間遇之。

十一著書

余先後所著書。有湘隱堂文集四十卷。湘隱堂詩集三十卷。古史唯疑十六卷。國史唯疑十二卷。制詞十卷。六朝詩話二卷。唐詩話十卷。宋詩話八卷。古今明堂記六卷。奏疏二卷。試錄二卷。講章一卷。館閣舊事二卷。經史要論六卷。對句一卷。尺牘二卷。讀洪範、豳風、月令、易林各一卷。讀世說新語何氏語林二卷。朱陸集二卷。雜記一卷。雜著三攷四徵五懷六化七遺八鍼九說十志十二課十五繹之類若干卷。總數百萬言。所梓行僅五六種耳。噫。後世誰知余苦心者。姑藏諸名山俟之其人已矣。

十二惜福

余少爲家貧所累。公車十載。備歷苦景。以故生平不敢爲享受逾溢之事。如衣食無所揀擇。隨着隨喫。不求精好。僮僕鮮呵斥者。素未嘗令小僕濯足浴背扇面搥身。客至無少長貴賤咸與爲禮。未嘗作斜揖半揖人。或不足于我。事久忘之。與歡好如初。縉紳公會敍齒坐。初不論官。待鄰里有恩。終不責報。無一字入

公門有所干請視兄弟之子如己子四方交遊未嘗寫盟弟於有司不稱治弟往日試闈主司多同年同官恥一及兒名字偏搜輯先高祖遺蹟有先德錄族譜志父母行狀皆以聽伯兄秉筆罔敢僭易爲同鄉覓賢守覓賢文宗寧使人居之爲德未嘗使閽晚抄書恆覆紙背爲之興到或自澆花灌竹衣履必穿着至敝始更惡不竟其用凡此其至瑣細者耳而亦余惜福一端昔人云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造化余猶之措大本色云爾他復何知

附夜間九章

覓火

冬夜惟埋堅炭爐中蘊火爲佳其餘香篆香毬均屬費事既得火用清油炷燈何須熾蠟所苦者童子從睡夢呼起耳然一起之後隨可熟寐亦未爲永夕之勞昔艾子嘗夜呼人鑽火久不至促之其人曰黑甚索鑽且不得可持火來共燭之傳爲笑談今僕輩幸不勞鑽具即爲余暫破睡魔起燃可也抑余爲書齋獨宿言耳彼姬侍滿房之儔何足語此

蠟炬有剪燼之勞不如清油便油一盞浸二燈草可半夜不挑杜祁公油燈一炷熒然欲滅是也同年彭少司馬嘗贈余銅燈具紫檀爲匣精甚後失之今所用錫燈乃余兒婦粧奩中物

量月

月色視朔望推移上弦漸長下弦漸短夜起各隨所照遷坐初猶影流西廡已滿庭巳稍半焉最後徹及

簷壁而止。余詩月到簷頭覘尺寸是也。當其羣籟俱寂。碧虛如拭。萬里澄空。眞令心膽映絕。昔云濯魄冰壺。信非虛語。惟世人鮮能中夜看月者。徒委諸蝶夢烏栖焉已矣。杜句四更山吐月。此山月也。視庭月逈別。憶惟蘇子瞻庭中積水空明竹柏影如藻荇交橫。斯語爲勝。

中夜看月之妙。言不能盡。余嘗屢詠之。自太白濯魄冰壺之外。杜審言句云。露濯清輝苦。五字獨佳。然汎詠月可耳。尙于夜起無涉。

聽漏

或遇月晦時。奈何曰。有丁丁銅漏響。開戶細聽。在鄰雞未動之先。每至四更將盡。五鼓未續。尤低回久之。因我意急覺彼聲緩。其實彼非緩也。且急復何之。躁心平。慾心釋。正在是時。近好事家至製爲自鳴鐘等。殆違花刻漏之比。吾力既難辦此。且亦厭煩。夫所貴乎聞鐘者。冀自發深省耳。聲一一從心坎上過。憶蚤歲詩有殘燈銷永夜。端坐念平生之句。今平生何如乎。談及爲愧。

泉郡舊有譙樓。上設更漏。人家凡夜生子。輒往聽幾更幾點爲憑。頃樓荒漏廢。乃南城上鑼鼓亦自分明。杜詩城上擊柝復烏啼。正此情景。

聞雞

雞聲初在遠近間。若是若非。若斷若續。徐之則漸聞矣。又久之則大徹矣。方彼氣候未至。求一聲豈可得哉。倏而至有莫知所以然者。居恆疑孟子所云雞鳴而起。孳孳爲善爲利。夫雞鳴初起。一念未動。正釋氏

不思善不思惡時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最可靜觀。而區區以舜跖善利參之。雜矣。平旦而後。事不可知。然非所論於雞鳴之際。於此際萬宜珍重。

雞鳴犬吠。吠尤在鳴先。而世鮮以功犬者。當爲雞德全乎。昔黃石齋先生嘗自言。吾不能爲牛爲馬而爲雞。雞唱。庶大家睡夢中或警動乎。噫。誰警動者。言之于邑。

星爛

星布滿天。其質微者。光芒不能自見。所可見煌煌百數大星而已。雞鳴欲曙。則此百數大星者。炭炭處于不能自存之勢。惟力鉅如長庚。孤明配月頃之。幷月亦不能自存。大都星爲月掩。月爲日掩。彼此隱相制伏。君子亦爲其不可掩者已矣。噫。陽德方升。豈不大哉。雖甚芒寒力鉅。猶將退聽。方其欲退未退之間。君子姑且俟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是其鑒也。

君子觀于星之自密而疎。而淡而滅。可以悟潛見之宜焉。可以衷身世之理焉。恨吾不素習天文。倘識之斗落參橫之際。有倍憬然者。晉人諺云。千知星宿衣不覆。輒藉譙周高允之言。用自解嘲。

蟲吟

物類鳥鳴于晝。蟲鳴于夜。鳥鳴親上。蟲鳴親下。次亦在牆壁間。觀豳詩所紀歲月。多及昆蟲。其于十月蟋蟀之後。繼之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唐風亦以蟋蟀在堂。歲聿其暮爲辭。三正之說紛如。余獨于蟲鳴有感也。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似非通論。彼豈有不平者乎。亦任天自動焉爾。嗟乎。夜將旦。百蟲交作。夫

物則亦有然者。世乃有喑喑默默終老不敢一聾音鳴。亦獨何哉。

諸蟲以聲聞耳。非盡形見也。注酈風者曰斯蟲莎雞蟋蟀一物而異其名。信乎古文蟲從三蟲作蟲。若俗書虫字自音虺。今人率趨簡便。鮮知者。

攤書

午後觀書業已疲。何論夜起。然書惟夜讀。誠有踰晝讀什倍者。或吟諷三五章。或點定一兩字。機鋒偶觸。意緒橫生。漢成帝嘗云。吾晝視后。不如夜視之美。信夫。古讀書每用三餘。曰夜者晝之餘。余意夜歸餘。連晝而言。僅爲今日之終。不如旦履端。中夜而興。遂爲明日之始。余老來不能晚睡。而恆早起。若未敢以餘閒視之。其謂是歟。易不言陽陰。而言陰陽。理同。然余亦徒言之已矣。

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蘇子瞻詩。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噫。兩日誠難幾也。或多此十五日焉可耳。

屏酒

有獻說者曰。夜長苦輾轉不得眠。法宜五更飲酒三四觥。醺然徑睡矣。是說也。余疑之。養生家例不飲卯酒。況寅初乎。清虛之氣。奈何以薰穢雜之。或啖小果餅不妨。攷字形。酒從酉。酔亦從酉。酉卯每日惟申酉之際。略堪近酒耳。寅卯非其期矣。又古文卯作㔾。酉作㔾。卯兩戶相背。日出闢戶象也。㔾兩戶相連。日入闔戶象也。今奈何以初闢戶之時。遽行觴酌事乎。于天時人事非宜。余所弗取。

按卯酒宜屏。不必言矣。卽午酒亦復不佳。昔有云。干支中惟寅申二字從曰。寅高春時也。申下春時也。著民事之始終也。人一日之計在寅。寅起春而暇酒乎。易掘地爲臼。取諸小過。理亦可思。

待旦

以上八章。大要爲待旦設。旦何須待。禮不云相彼盍旦。尙猶患之乎。惟老人心血消耗。每至期輒雙睥瞭然。勢難留連枕上。則其起而望月占星。聞雞聽漏。以至爲兌火擬晝計。蓋其宜也。余欲求一安眠。度不可得。致不得已出此。而非有所慕乎先醒之名。甯戚扣角歌曰。長夜漫漫兮何時旦。彼自意闔遇主。與余趣殊。若迺飯牛家風。例須夜作。敝布單衣。余適不辜類之。知我者庶或有感其言乎。

盍旦、鳥名。夜鳴求曉。反晝夜之常。宜其爲人所惡。或作渴旦。又鶡旦、月令仲冬鶡旦不鳴。知鳴至仲冬止耳。余夜必待旦。雖歲暮猶然。欲無見惡于人得乎。然亦自有時。或問何時。曰有一朝長寢之日在。聞者蹙然。

此徐虹亭太史抄白藏本也。湘隱相國明懷宗五十宰相中之一人。入閣甫年餘。急流勇退。讀其自課。可以想見其人矣。甌山金忠淳識。

怡情小錄

述年大馬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怡情小錄

怡情小錄

清　仁和馬大年鍾岳述

睡味

癸辛志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藤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快且一息。拋書還少年。（牛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睡。一枕西窗半夕陽。（陸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塵穴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呂紫陽詩也。）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僻。每遇暑盡。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即哦此以自解。但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荊公嗜睡。夏月多用方枕。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睡訣

孝先曰。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睡亦有方。希夷意謂息魂離神不動也。遺教經云。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謂。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睡覺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此爲古今未發之妙。

四休

太醫孫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答曰。麤茶淡飯飽卽休。補破遮寒煖卽休。三平四滿過卽休。不貪不妒老卽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守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上都貴游人閒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作小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閒病。安樂延年萬事休。

消侶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來。故有以自樂。淵明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往昔。奇文共析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與朱山人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嘆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李太白與范居士詩曰。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三五酌。自咏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觀此則朱山人。范居士者。可爲非常流矣。

五事

倪正父鋤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十供

齋齋十供云讀義埋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弈棋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六館

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館曰春雪未融館清夏晚雲館中秋午月館冬日方出館暑簟清風館夜階急雨館各製一銘

老境從容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煖林園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閒久太平又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于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公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飲不過多不喜大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居之室名安樂窩冬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藁藉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說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語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晚教二子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蹈儒行其詩曰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

康強。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孰有如康節者乎。

居常待終

徐勉曰。冬日之陰。夏日之陽。良辰美景。負杖躡履。逍遙自樂。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樂。庶幾居常以待終。

守志

陶隱居書曰。假蹇園巷。從容郊邑。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壟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芼。此外何務。

對酌壙中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游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皆無慚色。

卜築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爲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闢菊藝之。臨水時種梅柳。緒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元、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履。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

激湍鑑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岑。顧無樂而死乎。

又

草堂之中。竹牕之下。必置一榻。時或困倦。偃仰自如。日閒牕下一眠。甚是清爽。時夢乘白鶴遊於太空。俯視塵壤。有如蟻壘。自謂莊子夢爲胡蝶。入於桃溪。當與子休相類。又曰。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爲琴室。地上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以石墁。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清亮。自有外物氣度。出神陰記。

又

江文通曰。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清春發謝。則接武平泉。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女三四。趙女數人。不則逍遙數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閒。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居閒

居閒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搔首。袒袒幅巾。從事藤牀竹几。高枕北牕。清風時來。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又

曾南豐曰。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鳧鴈之上下。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媿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涸濁。此吾取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臥游錄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八一上 陸 鎮